

晉書



列傳第三十二

唐太宗文皇帝

劉琨

劉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人漢中山靜王暕之後也祖邁有經國之才為相國參軍散騎常侍父蕃清高冲儉位至光祿大夫琨少得儁朗之目與范陽祖納俱以雄豪著名年二十六為司隸從事時征虜將軍石崇河南金谷澗中有別廬冠絕時輩引致賓客日以賦詩琨預其間文詠頗為當時所許祕書監賈謚參管朝政京師人事無不傾心石崇歐陽建陸機陸雲之

徒並以文才降節事謚琨兄弟亦在其間謚曰二十四友太尉高密王泰辟為掾頗遷著作郎大學博士尚書郎趙王倫執政以琨為記室督轉從事中郎倫子琇即琨姊壻也故琨父子兄弟並為倫所委任及篡琇為皇太子琨為考詹事三王之討倫也以琨為冠軍假節與孫秀子會率宿衛兵三萬距城都王頴戰于黃橋琨大敗而還焚河橋以自固及齊王冏輔政以其父兄皆有當世之望故特有之拜兄與為中書郎琨為尚書左丞轉司徒左長史冏敗范陽王虓鎮許昌引為司馬及惠帝幸長安東海王越謀迎大駕以琨父蕃為淮北護軍豫州刺史劉喬攻范陽王虓於許昌也琨與汝南太守杜育等率兵救之未至而虓敗琨與虓俱奔河北琨之父母遂為劉喬所執琨乃說冀州刺史溫羨使讓位於虓及虓領冀州遣琨詣幽州乞師於王浚得突騎八百人與虓濟河共破東平王楙於廩丘南芝劉喬始得其父母又斬石超降呂朗曰統諸軍奉迎大駕於長安以勳封廣武侯邑二千戶永嘉元年為并州刺史加振武將軍領匈奴中郎將琨在路上表曰臣以頑蔽志望有限因緣際會遂忝過任九月末得發道險山峻胡寇塞路

輒以少擊衆冒險而進頓伏艱危辛苦備嘗即日達壺口關臣自泆州疆目覩困乏流移四散十不存二攜老扶弱不絕於路及其在者鬻賣妻子生相捐棄死亡委厄白骨橫野哀呼之聲感傷和氣群胡數萬周匝四山動足遇掠開目覩寇唯有壺關可得告親而此二道九州之險數人當路則百夫不敢進公私往反沒喪者多嬰守窮城不得薪采耕牛既盡又乏田器以臣愚短當此至難憂如循環不遑寢食臣伏思此州雖云邊朔實邇皇畿南通河內東連司隸北捍殊俗西禦疆虜是勁弓良馬勇士精銳之所出也

當須委輸乃全其命今上尚書請此州穀五百萬斛絹五百萬匹綿五百萬斤願陛下時出臣表速見聽處朝廷許之時東嬴公騰自晉陽鎮鄴并土饑荒百姓隨騰南下餘戶不滿二萬寇賊縱橫道路斷塞現募得千餘人轉鬪至晉陽府寺焚毀僵尸蔽地其有存者饑羸無復人色荆棘成林豺狼滿道現翦除荆棘收葬枯骸造府朝建市獄寇盜互來掩襲恒以城門爲戰場百姓負楯以耕屬鞬而耨現撫循勞來甚得物情劉元海時在離石相去三百許里現密遣離間其部雜虜降者萬餘落元海甚懼遂城蒲子而居

之在官未暮流人稍復雞犬之音復相接矣琨父蕃自洛赴之人士奔迸者多歸於琨琨善於懷撫而短於控御一日之中雖歸者數千去者亦以相繼然素奢豪嗜聲色雖暫自矯勵而輒復縱逸河南徐潤者以音律自通遊於貴勢琨甚愛之署爲晉陽令潤恃寵驕恣干預琨政奮威護軍令狐盛性亢直數以此爲諫并勸琨除潤琨不納初單于猗屯以救東嬴公騰之功琨表其弟猗盧爲代郡公與劉希合衆於中山王浚以琨侵已之地數來擊琨琨不能抗由是聲實稍損徐潤又譖令狐盛於琨曰盛將勸公稱帝矣琨不之察便殺之琨母曰汝不能弘經略駕豪傑專欲除勝已以自安當何以得濟如是禍必及我不從盛子泥奔于劉聰具言虛實聰大喜以泥爲鄉導屬上黨太守龔醇降于聰鴈門烏丸復反琨親率精兵出禦之聰遣子粲及令狐泥乘虛襲晉陽太原太守高喬以郡降聰琨父母並遇害琨引猗盧并力攻粲大敗之死者十五六琨乘勝追之更不能剋猗盧以爲聰未可滅遺琨牛羊車馬而去留其將箕澹段繁等戍晉陽琨志在復讎而屈於力弱泣血尸立撫慰傷痍移居陽邑城以招集亡散愍帝即位拜大將軍

都督并州諸軍事加散騎常侍假節現上疏謝曰陛下略臣大愆錄臣小善猥蒙天恩光授殊寵顯以蟬冕之榮崇以上將之位伏省詔書五情飛越臣聞晉文以卻縠爲元帥而定霸功高祖以韓信爲大將而成王業咸有敦詩閱禮之德戎昭果毅之威故能振豐功於荆南拓洪基於河北況臣凡陋擬蹤前哲俯懼折鼎慮在覆餗昔曹沫三北而收功於柯盟馮異垂翅而奮翼於澠池皆能因敗爲成以功補過陛下宥過之恩已隆而臣自新之善不立臣雖不逮預聞前訓恭讓之節臣猶庶幾所以冒承寵命者實欲沒

身報國輒死自效要以致

場盡其臣節至於寵

榮之施非言辭所謝又謂者史蘭殿中中郎王春等繼至奉詔臣俯尋聖旨伏紙飲淚臣聞夷險流行古今代有靈厭皇德曾未悔禍蟻狄縱毒於神州夷裔肆虐於上國七廟闕禋祀之饗百官喪彝倫之序梓宮淪辱山陵未兆率土永慕思同考妣陛下龍姿日茂叡質彌光升區宇於既頽崇社稷於已替四海之內肇有上下九服之前復覩典制伏惟陛下蒙塵于外越在秦郊蒸嘗之敬在心桑梓之思未克臣備位歷年才質驚下丘山之釁已彰毫釐之效未著頃以

時宜權假位號竟無殪戎之績而有負乘之累當肆刑書以明黜陟是以臣前表上聞敢緣愚款乞奉先朝之班苟存偏師之職赦其三敗之愆收其一功之用得聘志虜場快意大逆雖身膏野草無恨黃墟陛下偏恩過隆曲蒙擢拔遂授上將位兼常伯征討之務得從事宜拜命驚惶五情戰悸懼於隕越以爲朝羞昔申胥不徇伯舉而成公壻之勲伍員不從城父而濟入郢之庸臣雖頑凶無覲古人其於被堅執銳致身寇讎所謂天地之施羣生莫謝不勝受恩至深謹拜表陳聞及麴允敗劉曜斬趙并琨又表曰逆明

劉聰敢率大羊馮陵輦轂人神發憤遐邇奮怒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絺總齊六軍勅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嶠函無虔劉之驚汧隴有安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之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況臣之心能無踊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剋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匈奴石勒以三月三日徑掩薊城大司馬博陵公浚受其僞和爲勒所虜勒勢轉盛欲來襲臣城馮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女奴謀幸盧警慮

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宵
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
及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
先朝所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爲計
闕伺間隙寇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
天網雖張靈澤未及唯臣孑然與寇爲伍自守則稽
聰之謀進討則勒齷其後進退唯谷首尾狼狽徒懷
憤踊力不從願慙怖征營痛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
寇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並有至者臣當
首啓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並立聰勒不梟

臣無歸志度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
國沒而無恨三年帝遣兼天鴻臚趙廉持節拜琨爲
司空都督并冀幽三州諸軍事琨上表讓司空受都
督剋期與猗盧討劉聰尋猗盧父子相圖盧及兒子
相皆病死部落四散琨子遵先質於盧衆皆附之及
是遵與箕澹等帥盧衆三萬人馬牛羊十萬悉來歸
琨琨由是復振率數百騎自平城撫納之屬石勒攻
樂平太守韓據請救於琨而琨自以士衆新合欲因
其銳以威勒箕澹諫曰此雖晉人又在荒裔未習恩
信難以法御今內收鮮卑之餘穀外抄殘胡之牛羊

且閉關守險務農息士既服化感義然後用之則功
可立也琨不從悉發其衆命澹領步騎二萬為前驅
琨自為後繼勒先據險要設伏以擊澹大敗之一軍
皆沒并土震駭尋又災旱琨窮蹙不能復守幽州刺
史鮮卑段匹磾數遣信要琨欲與同獎王室琨由是
率衆赴之從飛狐入薊匹磾見之甚相崇重與琨結
婚約為兄弟是時西都不守元帝稱制江左琨乃令
長史溫嶠勸進於是河朔征鎮夷夏一百八十人連
名上表語在元紀令報曰豺狼肆毒荐覆社稷億兆
顛顛延首罔繫是以居于王位以答天下庶以尅復
聖主掃蕩讎恥豈可猥當隆極此孤之至誠著於遐
邇者也公受奕世之寵極人臣之位忠允義誠精感
天地實賴遠謀共濟艱難南北迥邈同契一致萬里
之外心存咫尺公其撫寧華戎致罰醜類動靜以聞
建武元年琨與匹磾期討石勒匹磾推琨為大都督
嘔血載書檄諸方守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
俟衆軍匹磾從弟末波納勒厚賂獨不進乃沮其計
琨匹磾以勢弱而退是歲元帝轉琨為侍中太尉其
餘如故并贈名刀琨答曰謹當躬自執佩截二虜
匹磾奔其兄喪琨遣世子群送之而末波率衆要擊

匹磾而敗之之群為末波所得末波厚禮之許以琨為幽州刺史共結盟而嚴匹磾密遣使齎群書請琨為內應而為匹磾邏騎所得時琨別屯故征北府小城不之知也因來見匹磾匹磾以群書示琨曰意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志獎王室仰憑威力庶雪國家之恥若兒書密達亦終不以一子之故負公忘義也匹磾雅重琨初無害琨志將聽還屯其中弟叔軍好學有智謀為匹磾所信謂匹磾曰吾胡夷耳所以能服晉人者畏吾衆也今我骨肉構禍是其良圖之日若有奉琨以起吾族盡矣匹磾遂留

琨琨之庶長子遵懼誅與琨左長史楊橋并州治中如綏閉門自守匹磾諭之不得因縱兵攻之琨將龍季猛迫於乏食遂斬橋綏而降初琨在晉陽也慮及危亡而大恥不雪亦知夷狄難以義伏冀輸寫至誠僥倖萬一每見將佐發言慷慨悲其道窮欲率部曲死於賊壘斯謀未果竟為匹磾所拘自知必死神色怡如也為五言詩贈其別駕盧諶曰幄中有懸壘本自荆山球惟彼太公望昔是渭濱叟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重耳憑五賢小白相射鈎能隆二伯主安問黨與讎中夜撫枕歎

想與數子遊吾衰矣矣夫何其不夢周誰云聖達節
知命故無憂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功業未及建
夕陽忽西流時或不我與去矣如雲浮朱實隕勁風
繁英落素秋狹路傾華蓋駭駟摧雙輶何意百鍊剛
化為繞指柔琨詩託意非常摠暢幽憤遠想張陳感
鴻門白登之事用以激湛湛素無竒略以常詞酬和
殊乖琨心重以詩贈之乃謂琨一前篇帝王大志非
人臣所言矣然琨既忠於晉室素有重望被拘經月
遠近憤歎匹磾所署代郡太守辟閭嵩與琨所署鴈
門太守王據後將軍韓據連謀密作攻具欲以罷匹
磾而韓據女為匹磾兒妾聞其謀而告之匹磾於是
執王據辟閭嵩及其徒黨悉誅之會王敦密使匹磾
殺琨匹磾又懼衆反已遂稱有詔收琨初琨聞敦使
至謂其子曰處仲使來而不我告是殺我也死生有
命但恨讎恥不雪無以下見二親耳因歔歔不能自
勝匹磾遂縊之時年四十八子姪四人俱被害朝廷
以匹磾尚彊當為國討石勒不舉琨哀三年琨故從
事中郎盧湛崔悅等上表理琨曰臣聞經國之體在
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况方岳之臣
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其竊見故

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群后鼎沸之難
勦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
呂朗面縛杜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之勲琨實為隆
此琨效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嬴公騰以晉
川荒匱移鎮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
屬承其弊到官之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
之士鳩集傷痍撫和戎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
都失守群逆縱逸邊萌頓仆苟懷宴安咸以為并州
之地四塞為固且可閉關守險畜資養徒抗辭厲声
忠亮奮發以為天子沈辱而不隕身死節情非所安

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潰琨父
母罹屠戮之殃門族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後州人之
心為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賊黨可以不喪
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
澹又以為此難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使用
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從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
弁土必不亡身於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獄綱維不
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祚便引愆
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以
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礪使榮印期一時俱發又

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已威重忌琨之形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匹磾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密宣此旨求詔救路次令相迎衛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卻欲遣前兼鴻臚邊邈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冢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容其罪是以卷甲橐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妹麟從弟末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麟波麟波乃遣人距之匹磾僅以身免百姓謂匹磾已沒皆憑向琨若琨于時有害匹磾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離匹磾遂欲盡勒胡晉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南憑朝廷匹磾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并命琨未遇害知匹磾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能克報雖才略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動於左右匹磾既害琨橫加

誣謗言琨欲闕神器謀圖不軌琨免述黜頑凶之思
又無信布懼誅之情躑躅亂亡之際夾肩異類之間
而有如此之心其雖臧獲之愚斯養之智猶不為之
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礮之害琨稱陛下
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
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
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
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閉故也而匹礮無所顧忌
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
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

體則不逞之人覬匹礮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
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唯存戰勝之將除暴討
亂必須知略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為之不
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并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
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群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
州曾無纖介此又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
下睿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
而琨受害非所寃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
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
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

世受殊遇入侍翠帷出簪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
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
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賜哀察太子中庶子溫
嶠又上疏理之帝乃下詔曰故太尉廣武侯劉琨忠
亮開濟乃誠王家不幸遭難志節不遂朕甚悼之往
以戎事未加弔祭其下幽州便依舊弔祭贈侍中太
尉謚曰愍琨少負志氣有縱橫之才善交勝已而頗
浮誇與范陽祖逖為友聞逖被用與親故書曰吾枕
戈待旦志梟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其意氣相期
如此在晉陽嘗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琨
乃乘月登樓清嘯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奏胡笳
賊又流涕歔歔有懷土之切向曉復吹之賊並棄圍
而走子群嗣

群字公度少拜廣武侯世子隨父在晉陽遭逢寇亂
數領偏軍征討性清慎有裁斷得士類懽心及琨為
匹磾所害琨從事中郎盧諶等率餘衆奉群依末波
溫嶠前後表稱姨弟劉群內弟崔悅盧諶等皆在末
波中翹首南望愚謂此等並有文思於人之中少可
愍惜如蒙錄名繼絕興亡則陛下更生之恩望古無
二咸康二年成帝詔徵群等為末波兄弟愛其才託

以道險不遣石季龍滅遼西群及譙悅同沒胡中季龍皆優禮之以群為中書令至丹閔敗後群遇害時勒及季龍得公卿人士多殺之其見擢用終至大官者唯有河東裴憲渤海石璞滎陽鄭系潁川荀綽北地傅暢及群悅譙等十餘人而已

興字慶孫雋朗有才局與琨並尚書郭奕之甥名著當時京都為之語曰洛中奕奕慶孫越石辟宰府尚書即兄弟素侮孫秀及趙王倫輔政孫秀執權並免其官妹適倫世子孝孝與秀不協復以興為散騎侍郎齊王同輔政以興為中書侍郎東海王越范陽王

廙之舉兵也以興為潁川太守及河間王顥檄劉喬討廙於許昌矯詔曰潁川太守劉興迫脅范陽王廙距逆詔命多樹私黨擅劫郡縣合聚兵衆與兄弟音因趙王婚親擅弄權勢凶狡無道又應誅夷以遏賊令得全首領小人不忌為惡日滋輒用苟晞為兗州斷截王命鎮南大將軍弘平南將軍彭城王繹征東大將軍準各勒所領徑會許昌與喬并力今遣右將軍張方為大都督督建威將軍呂胡陽平太守才然率步騎十萬同會許昌以除興兄弟敢有舉兵距違王命誅及五族能殺興兄弟送首者封三千戶縣侯

周禮五季匹虺之敗與與之俱奔河北虺既鎮魏以
與善征虜將軍魏郡太守虺竟東海王越將召之或
曰與猶虺也近賍濟人及至越疑而御之與密視天
下兵簿及倉庫牛馬器械水陸之形皆默識之是時
軍國多事每會議自潘滔以下莫知所對與既見越
應機辯畫越傾膝酬接即以為左長史越既總錄以
與為上佐賓客滿筵文案盈机遠近書記日有數千
終日不倦或以夜繼之皆人人懽暢莫不悅附命議
如流酬對款備時人服其能比之陳遵時稱越府有
三才潘滔大才劉與長才裴勣清才越誅繆播王也

等皆輿論也延愛妾荆氏有音伎延尚未殮與便娣
之未及迎又為大傳從事中郎王儁所爭奪御史中
丞傳宣劾奏越不問輿而免儁官與乃說越遣琨鎮
并州為越北面之重洛陽未敗病指疽卒時年四十
七追贈驃騎軍先有功封定襄侯謚曰貞子演嗣
演字始仁初辟太尉掾除尚書郎以父憂去職服闋
祿歸太傅東海王越引為主簿遷太子中庶子出為
陽平太守自洛奔琨琨以為輔國將軍魏郡太守琨
將討石勒以演領勇士千人行北中郎將兗州刺史
鎮廩丘演斬王桑走趙固得衆七千人為石勒所攻

演屯戰勸退元帝拜為都督後將軍假節後為石季龍所圍求救於邵續段鴛鴦騎救之季龍走隨鴛鴦之屨次被害弟胤為琨引兵路逢烏桓賊戰沒胤弟挹初為太傅東海王越掾與琨俱被害挹弟啓啓弟述與琨子群俱在末波中後並入石季龍啓為季龍尚書僕射後歸國穆帝拜為前將軍加給事中永和九年隨中軍將軍殷浩北伐為姚襄所敗啓戰沒述為季龍侍中隨啓歸國拜騎將軍

祖逖 兄納

祖逖字士稚范陽道人世吏二千石為北州舊姓

父武晉王掾上谷太守逖少孤兄弟六人兄該納等並開爽有才幹逖性豁蕩不脩儀檢年十四五猶未知書諸兄每憂之然輕財好俠慷慨有節尚每至田舍輒稱兄意散穀帛以贖貧乏鄉黨宗族以是重之後乃博覽書記該涉古今往來京師見者謂逖有贊世才具僑居陽平年二十四陽平辟察孝廉司隸再辟舉秀才皆不行與司空劉琨俱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夜聞荒雞鳴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逖琨並有英氣每語世事或中宵起坐相謂曰若四海鼎沸豪傑並起吾與足下當相避於中

國子監刊一
原耳辟齊王固大司馬掾長沙王又驃騎祭酒轉主簿累遷太子中舍人豫章王從事中郎從惠帝北伐王師敗績於蕩陰遂退還洛大駕西幸長安關東諸侯范陽王虓高密王略平昌公模等競召之皆不就東海王越以逖爲典兵參軍濟陰太守母喪不之官及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車馬載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藥物衣糧與衆共之又多權略是以少長咸宗之推逖爲行主達泗口元帝逆用爲徐州刺史尋徵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杜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

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爲盜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不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此少逖然自若也時帝方拓定江南未遑北伐逖進說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叛也由藩王爭權自相誅滅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原今遺黎旣被殘酷人有奮擊之志大王誠能發威命將使若逖等爲之統主則郡國豪桀必因風向赴沈溺之士欣於來蘇庶幾國恥可雪願大王圖之帝乃以逖爲奮威將軍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匹不給鎧仗使自招募仍將本流徙部曲百餘家渡

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辭色壯烈衆皆慨歎屯于江陰起冶鑄兵器得二千餘人而後進初北中郎將劉演距于石勒也流人塢主張平樊雅等在譙演署平爲豫州刺史雅爲譙郡太守又有董瞻于武謝浮等十餘部衆各數百皆統屬平逖誘浮使取平浮譎平與會遂斬以獻逖帝嘉逖勲使運糧給之而道遠不至軍中大饑進據太丘樊雅遣衆夜襲逖遂入壘拔戟大呼直趣逖幕軍士大亂逖命左右距之督護董昭與賊戰走之逖率衆追討而張平餘衆助雅攻逖蓬陂塢主陳川

自號寧朔將軍陳

遣使求救於川川遣將

李頭率衆援之逖

初樊雅之據譙也逖以

力弱求助於南中郎將王含含遣桓宣領兵助逖逖既剋譙宣等乃去石季龍聞而引衆圍譙含又遣宣救逖季龍聞宣至而退宣遂留助逖討諸屯塢未附者李頭之討樊雅也力戰有勲逖時獲雅駿馬頭甚欲之而不敢言逖知其意遂與之頭感逖恩遇每歎曰若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怒遂殺頭頭親黨馮寵率其屬四百人歸于逖川益怒遣將魏碩掠豫州諸郡大獲子女車馬逖遣將軍衛策邀擊於谷

水盡獲所掠者皆令歸本軍無私焉川大懼遂以衆附石勒逖率衆伐川石季龍領兵五萬救川逖設奇以擊之季龍大敗收兵掠豫州徙陳川還襄國留桃豹等守川故城住西臺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令數人擔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戍饑久益懼無復膽氣石勒將劉夜堂以驢千頭運糧以饋桃豹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盡獲之豹宵遁退據東燕城逖使

濟進屯封丘以逼之馮鐵據二臺逖鎮雍丘數遣軍要截石勒勒屯戍漸覺候騎嘗獲濮陽人逖厚待遣歸咸感逖恩德率鄉里五百家降逖勒又遣精騎萬人距逖復爲逖所破勒鎮戍歸附者甚多時趙固上官巳李矩郭默等各以詐力相攻擊逖馳使和解之示以禍福遂受逖節度逖愛人下士雖賤交賤隸皆恩禮遇之由是黃河以南盡爲晉土河上堡固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中有異謀輒密以聞前後剋獲亦由此也其有微功賞不踰日躬自儉約勸督農桑剋已

務施不畜資產子弟耕耘負擔樵薪又收葬枯骨為之祭醊百姓感悅嘗置酒大會耆老中坐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勞甘歠脯何以詠息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故劉琅與親故書盛贊逖威德詔進逖為鎮西將軍石勒不敢窺兵河南使成皋縣脩逖母墓因與逖書求通使交市逖不報書而聽互市收利十倍於是公私豐贍士馬日滋方當推鋒越河掃清冀朔會朝廷將遣戴若思為都督逖以若思是吳人雖有才望無弘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

地而若思雍容一旦來統之意甚怏怏且聞王敦與劉隗等構隙慮有內難大功不遂感激發病乃致妻孥汝南大木山下時中原士庶咸謂逖當進據武牢而反置家險阨或諫之不納逖雖內懷憂憤而圖進取不輟營繕武牢城北臨黃河西接成臯四望甚遠逖恐南無堅壘必為賊所襲乃使從子汝南太守濟率汝陽太守張敞新蔡內史周閎率眾築壘未成而逖病甚先是華譚度闡問術人戴洋洋曰祖豫州九月當死初有妖星見于豫州之分陞陽陳訓又謂人曰今年西北大將當死逖亦見星曰為我矣方平

河北而天欲殺我此乃不祐國也俄卒於雍丘時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喪考妣譙梁百姓爲之立祠冊贈車騎將軍王敦久懷逆亂畏逖不敢發至是始得肆意焉尋以逖弟約代領其衆約別有傳逖兄納納字士言最有操行能清談文義可觀性至孝少孤貧常自炊爨以養母平北將軍王敦聞之遺其二婢辟爲從事中郎有戲之曰奴價倍婢納曰百里奚何必輕於五羖皮邪轉尚書三公郎累遷太子中庶子歷官多所駁正右補於時齊王囧建義趙王倫收囧弟北海王寔及弟弘農董祚弟文與囧俱起

皆將害之納上疏救焉並見宥後爲中護軍太子詹事封晉昌公以洛下將亂乃避地東南元帝作相引爲軍諮祭酒納好奕棋王隱謂之曰禹惜寸陰不聞數棋對曰我亦忘憂耳隱曰蓋聞古人遭逢則以功達其道若其不遇則以言達其道古必有之今亦宜然當晉未有書而天下大亂舊事蕩滅君少長五都遊官四方華夷成敗皆當聞見何不記述而有裁成應仲遠作風俗通崔子真作政論蔡伯喈作勸學篇史游作急就章猶皆行於世便成沒而不朽僕雖無才非志不立故疾沒世而無聞焉所以自彊不息也

況國史明乎得失之跡俱取散愁此可兼濟何必圍
棋然後忘憂也納喟然嘆曰非不悅子之道力不足
耳乃言之於帝曰自古小國猶有史官況於大府安
可不置因舉隱稱清純亮直學思沈敏五經群史多
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脩著一代之典
褒貶與奪誠一時之雋也帝以問記室叅軍鍾雅雅
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
之立自納始也初弟約與逖同母偏相親愛納與約
異母頗有不平乃密以啓帝稱約懷陵上之性抑而
使之可也今顯侍左右假其權勢將爲亂階人謂納
與約異母忌其寵貴乃露其表以示約約憎納如讎
朝廷因此棄納納既閑居但清談披閱文史而已及
約爲逆朝野歎納有鑒裁焉溫嶠以納州里父黨敬
而拜之嶠旣爲時用盛言納有名理除光祿大夫納
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褒惡貶
則佳法也納曰未一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
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褒貶陶曰此官
法也月日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
不善之家必有余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
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

烈而存先人之勲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日則
顏回食埃不免貪汚盜蹠引少則為清廉朝種暮穫
善惡未定矣時梅陶及鍾雅數說餘事納輒困之因
曰君汝穎之士利如錐我幽冀之士鈍如槌持我鈍
槌插君利錐皆當摧矣陶雅並稱有神錐不可得槌
納曰假有神錐必有神槌雅無以對卒於家

史臣曰劉琨弱齡本無異摻飛纓賈謐之館借箸馬
倫之幕當于是日寔僞巧之徒歟祖逖散穀周貧聞
雞暗舞思中原之燎火幸天步之多艱原其素懷抑
為貪亂者矣及金行中毀乾維失統三后流亡遞縈

居埽之禍六戒橫噬交肆長蛇之毒於是素絲改色
跣弛易情各運竒才並騰英氣遇時屯而感激因世
亂以驅馳陳力危邦犯疾風而表勁勵其貞摻契寒
松而立節咸能自致三玄成名一時古人有言曰世
亂識忠良蓋斯之謂矣天不祚晉方啓戒心越石區
區獨禦鯨鯢之銳推心異類竟終幽圉痛哉士稚叶
迹中興剋復九州之半而災星告釁笠轂徒招惜矣
賈曰越石才雄臨危效忠枕戈長息投袂徼功踣躔
汾晉契闊獯戎見欺段氏于嗟道窮祖生烈烈風懷
奇節扣楫中流誓清凶孽鄰醜景附遺萌載悅天妖

是徵國恥奚雪

晉書六十二

晉書六十二

晉書六十二

晉書六十二

列傳第三十二

晉書六十二

晉書六十二

晉書六十二

晉書六十二

晉書六十二

列傳第三十三

晉書六十三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邵續

邵續字嗣祖魏郡安陽人也父乘散騎侍郎續朴素

有志烈博覽經史善談理義妙解天文初為成都王

穎叅軍穎將討長沙王又續諫曰續聞兄弟如左右

手今明公當天天下之敵而欲去一手乎續竊惑之穎

不納後為苟啼叅軍除沁水令時天下漸亂續去縣

還家糾合亡命得數百人王浚假續綏集將軍樂陵

太守屯厭次以續子又為督護續綏懷流散多歸附

之石勒既破浚遣又還招續續以孤危無援權附於
勒勒亦以又為督護既而段匹磾在薊遣書要續俱
歸元帝續從之其下諫曰今棄勒歸匹磾任子危矣
續垂泣曰我出身為國豈得顧子而為叛臣哉遂絕
於勒勒乃害又續懼勒攻先求救於匹磾匹磾遣弟
文鴛救續文鴛未至勒已率八千騎圍續勒素畏鮮
卑及聞文鴛至乃棄攻具東走續與文鴛追勒至安
陵不及虜勒所署官并驅三千餘家又遣騎入散勒
北邊掠常山亦二千家而還匹磾既殺劉琨夷晉多
怨叛遂徙其徒依續勒南和令趙領等率廣川渤海
千餘家背勒歸續而帝以續為平原樂安太守右將
軍冀州刺史進平北將軍假節封祝阿子續遣兄子
武邑內史存與文鴛率匹磾眾就食平原為石季龍
所破續先與曹嶷亟相侵掠嶷因存等敗乃破續屯
田又抄其戶口續首尾相救疲於奔命太興初續遣
存及文鴛屯濟南黃巾固因以逼嶷嶷懼求和俄而
匹磾率眾攻段末杯石勒知續孤危遣季龍乘虛圍
續季龍騎至城下掠其居人續率眾出救季龍伏騎
斷其後遂為季龍所得使續降其城續呼其兄子竺
寺曰吾志雪國難以報所受不幸至此汝等努力自

勉便奉匹碑為主勿有二心時帝既聞續沒下詔曰
邵續忠烈在公義誠慷慨綏集荒餘憂國亡身功勳
未遂不幸陷沒朕用悼恨于懷所統任重宜時有代
其部曲文武已共推其息緝為營主續之忠誠著于
公私今立其子是以安衆一以續本位即受緝使總
率所統效節國難雪其家仇季龍遣使送續於勒勒
使使徐光讓之曰國家應符撥亂八表宅心遺晉怖
威遠震揚越而續蟻封海阿跋扈王命以夷狄不足
為君邪何無上之甚也國有常刑於分甘乎續對曰
晉末饑亂奔控無所保合鄉宗庶全老幼屬大王龍

飛之始委命納質精誠無感不蒙慈愍言歸遺晉仍
荷寵授誓盡忠節實無二心且受彼厚榮而復二三
其趣者恐亦不容於明朝矣周文生于東夷大禹出
於西羌帝王之興蓋惟天命所屬德之所招當何常
邪伏惟大王聖武自天道降虞夏凡在含生孰不延
言神化恥隔皇風而況囚乎使囚去真即偽不得早
叩天門者大王負囚囚不負大王也釁鼓之刑囚之
恒分但恨天實為之謂之何哉勒曰其言慨至孤愧
之多矣夫忠于其君者乃吾口所求也命張賓延之于
館厚撫之尋以為從事中即令自後諸剋敵擒俊皆

送之不得輒害與獲如續之流初李龍之攻續也朝廷有王敦之逼不遑救恤續既為勒所執身灌園鬻菜以供衣食勒屢遣察之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嘉其清苦數賜帛帛每臨朝差歎以勵群官續被獲之後存及竺緝等與匹碑嬰城距寇而帝又假存揚武將軍武邑太守勒屢遣李龍攻之戰守疲苦不能自立久之匹碑及其弟文鴛與竺緝等悉見獲惟存得潰圍南奔在道為賊所殺續竟亦遇害

李矩

李矩字世迴平陽人也童亂時與群兒聚戲便為其率計畫指授有成人之量及長為吏送故縣令杜長安征西將軍梁王彤以為牙門伐氏齊萬年有殊功封東明亭侯還為本郡督護太守宋胄欲以所親吳畿代之矩謝病去畿恐矩復還陰使人刺矩會有人救之故得免屬劉元海攻平陽百姓奔走矩素為鄉人所愛乃推為塢主東屯平陽後移新鄭矩勇毅多權略志在立功東海王越以為汝陰太守永嘉初使矩與汝南太守袁孚率眾脩洛陽千金塢以利運漕及洛陽不守太尉荀藩奔陽城衛將軍萑蒼奔成臯時大饑賊帥侯都等每略人而食之藩蒼部曲多為

而突矩討都等滅之乃營護藩蒼各為立屋宇輸穀以給之及藩承制建行臺假矩滎陽太守矩招懷離散遠近多附之石勒親率六衆罷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牛馬因設伏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谷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藩表元帝加矩冠軍將軍輅車憶蓋進封陽武縣侯領河東平陽太守時饑饉相仍又多病及薨矩垂心撫恤百姓賴焉會長安群盜東下所在多虜掠矩遣部將擊破之盡得賊所略婦女千餘人諸將以非矩所部欲遂留之矩曰俱是國家臣妾焉有彼此乃一時遣之時劉琨所假河內太守郭默為劉元海所逼乞歸於矩矩將使其甥郭誦迎致之而不敢進會劉琨遣參軍張肇率鮮卑范勝等五百餘騎往長安屬默被圍道路不通將還依邵續行至矩營矩謂肇曰默是劉公所授公家之事知無不為屠各舊畏鮮卑遂邀肇為聲援肇許之賊望見鮮卑不戰而走誦潛遣輕舟濟河使勇士夜襲懷城掩賊留營又大破之默遂率其屬歸于矩後劉聰遣從弟暢步騎三萬討矩屯于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為備遣奉牛酒詐降于暢港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為

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釀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凶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誦及督護楊璋等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先是郭默聞矩被攻遣弟芝率衆援之既而聞破暢芝復馳來赴矩矩乃與芝馬五百匹分軍為三道夜追賊復大獲而旋先是聰使其將趙固鎮洛陽長史周振與固不協密陳固罪矩之破暢也帳中得聰書勅暢平矩訖過洛陽收固斬之便以振代固矩送以示固固即斬振父子遂率騎一千來降矩還令守洛後數月聰遣其太子粲率劉雅生等步騎十萬屯孟津北岸分遣雅生攻趙固於洛固奔陽城山遣弟告急矩遣郭誦屯洛口以救之誦使將張皮簡精卒千人夜渡河粲候者告有兵至粲恃其衆不以為虞既而誦等奄至十道俱攻粲衆驚擾一時奔潰殺傷太半因據其營獲其器械軍資不可勝數及旦粲見皮等人少更與雅生悉餘衆攻之苦戰二十餘日不能下矩進救之使壯士三千泛舟迎皮賊臨河列陣作長鉤以鈎艍連戰數日不得渡矩夜遣

部將格增潛濟入皮壘與皮選精騎千餘而殺所獲牛馬焚燒器械夜突圍而出奔武牢聰追之不及而退聰因憤恚發病而死帝嘉其功除矩都督河南三郡軍事安西將軍滎陽太守封脩武縣侯及劉粲嗣位昏霍日甚其將斬準乃起兵殺粲并其宗族發聰冢斬其尸遣使歸矩稱劉元海屠各小醜因大晉事故之際作亂幽并矯稱天命至令二帝幽沒虜庭輒率衆扶持梓宮因請上聞矩馳表于帝帝遣太常韓胤等奉迎梓宮未至而準已為石勒劉曜所沒矩以衆少不足立功每慷慨憤歎及帝踐祚以為都督司

州諸軍事司州刺史改封平陽縣侯將軍如故時弘農太守尹安振威將軍宋始等四軍並屯洛陽各相疑阻莫有固志矩默各遣千騎至洛以鎮之安等乃同謀告石勒勒遣石生率騎五千至洛陽矩默軍皆退還俄而四將復背勒遣使乞迎默又遣步卒五百人入洛石生以四將相謀不能自安乃虜宋始一軍渡河而南百姓相率歸矩於是洛中遂空矩乃表郭誦為揚武將軍陽翟令阻水築壘且耕且守為滅賊之計屬趙固死石生遣騎齎誦誦多計略賊至輒設伏破之虜掠無所得生怒又自率四千餘騎暴掠諸

縣因攻誦壘接戰須臾退軍塢坂誦率勁勇五百追及生於磐脂故亭又大破之矩以誦功多表加赤幢曲盖封吉陽亭侯郭默欲侵租約矩禁之不可遂爲約所破石勒遣其養子念襲默默懼後患未已將降於劉曜遣參軍鄭雄詣矩謀之矩距而不許後勒遣其將石良率精兵五千襲矩逆擊不利郭誦弟元復爲賊所執賊遣元以書說矩曰去年東平曹疑西賓猗盧矩如牛角何不歸命矩以示誦誦曰昔王陵母在賊猶不改意弟當何論勒復遣誦塵尾馬鞭以示殷勤誦不答勒將石生屯洛陽大掠河南矩默大饑默因復說矩降曜矩既爲石良所破遂從默計遣使於曜曜遣從弟岳軍于河陰欲與矩謀攻石生勒使將圍岳岳閉門不敢出默後爲石念所敗自密南奔建康知聞之大怒遣其將郭誦等齎書與默又勅誦曰汝識唇亡之談不迎接郭默皆由 於卿臨難逃去其必留之誦追及襄城默自知負矩棄妻子而遁誦擁其餘衆而歸矩待其妻子如初劉岳以外救不至降于石季龍矩所統將士有陰欲歸勒者矩知之而不能討乃率衆南走將歸朝廷衆皆道亡惟郭誦及參軍郭方功曹張景主簿苟遠將軍騫韜江霸

梁志司馬尚季弘李瓌段秀等百餘人棄家送矩至
於魯陽縣矩墜馬卒葬襄陽之岷山

段匹磾

段匹磾東郡鮮卑人也種類勁健世為大人父務勿
塵遣軍助東海王越征討有功王浚表為親晉王封
遼西公嫁女與務勿塵以結隣援懷帝即位以務勿
塵為大單于匹磾為左賢王率眾助國征討假撫軍
大將軍務勿塵死弟涉復辰以務勿塵子疾陸眷罷
彌劉曜逼洛陽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疾陸眷及弟
文鴛從弟末杯攻石勒於襄國勒敗還壘末杯進入

壘門為勒所獲勒質末杯遣使求和於疾陸眷疾陸
眷將許之文鴛諫曰受命討勒寧以末杯一人故縱
成擒之寇既失浚意且有後憂必不可許疾陸眷不
聽以鎧馬二百五十四金銀各一籠贖末杯勒歸之
又厚以金寶綵絹報疾陸眷疾陸眷令文鴛與石季
龍同盟約為兄弟遂引騎還昌等不能獨守亦還建
武初匹磾推劉琨為大都督結盟討勒弁檄涉復辰
疾陸眷末杯等三面俱集襄國琨匹磾進屯固安以
侯眾軍勒懼遣問使厚賂末杯然末杯既思報其舊
恩且因匹磾在外欲襲奪其國乃間匹磾於涉復辰

疾陸眷曰以父兄而從子弟邪雖一旦有功匹磾獨收之矣涉復辰等以為然引軍而還匹磾亦止會疾陸眷病死匹磾復薊奔喪至于右北平末杯宣言匹磾將募出軍擊敗之末杯遂害涉復辰及其子弟黨與二百餘人自立為單于及王浚敗匹磾領幽州刺史劉琨自并州依之復與匹磾結盟俱討石勒匹磾復為末杯所敗士衆離散懼琨圖已遂害之於是晉人離散矣匹磾不能自固北依邵續末杯又攻敗之匹磾被瘡謂續曰吾夷狄慕義我以至破家君若不忘舊要與吾進討君之惠也續曰賴公威德續得效節今公有難豈敢不俱遂并力追末杯斬獲略盡又令文鴛北討末杯弟於薊城及還去城八十里聞續已沒衆懼而散復為石季龍所遮文鴛以其親兵數百人力戰破之始得入城季龍後抄城下文鴛登城臨見欲出擊之匹磾不許文鴛曰我以勇聞故百姓杖我見人被略而不救非丈夫也令衆失望誰復為我致死乎遂將壯士數十騎出戰殺胡甚多遇馬乏伏不能起季龍呼曰大兄與我俱是戎狄又望共同天不違願今日相見何故復戰請釋杖文鴛罵曰汝為寇虜又應合死吾兄不用吾計故令汝得至此吾寧

死不為汝擒遂下馬苦戰槊折執刀力戰不已季龍
軍四面解馬羅披自鄣前捉文鴛文鴛戰自辰至申
力極而後被執城內大懼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樂
安內史洎勒兵不許洎復欲執臺使王英送於季龍
匹磾正色責之曰卿不能遵兄之志逼吾不得歸朝
亦以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我雖胡夷所未聞也因
謂英曰匹磾世受重恩不忘忠孝今日事逼欲歸罪
朝廷而見逼迫忠款不遂若得假息未死之日心不
忘本遂渡黃河南匹磾著朝服持節賓從出見季龍
曰我受國恩志在滅汝不幸吾國自亂以至於此既
不能死又不能為汝敬也勒及季龍素與匹磾結為
兄弟季龍起而拜之匹磾到襄國又不為勒禮常著
朝服持晉節經年國中謀推匹磾為主事露被害文
鴛亦遇鳩死惟末波存焉及死弟牙立牙死其後從
祖就陸眷之孫遼立自務勿塵已後值晉喪亂自稱
位號據有遼西之地而臣御晉人其地西盡幽州東
界遼水然所統胡晉可三萬餘家控弦可四五萬騎
而與石季龍遞相侵掠遼兵不息竟為季龍所破徙
其遺黎數萬家於司雍之地其子蘭復聚兵與季龍
為患久之及石氏之亡末波之子勤鳩集胡羯得萬

餘人保在人山自稱趙王附于慕容儁俄為冉閔所
敗徙于繹幕儁即尊號儁遣慕容恪擊之勤懼而降

魏浚

俊族子諱

魏浚東郡東阿人也寓居關中初為雍州小史河間
王顥敗亂之後以為武威將軍後為度支校尉有幹
用永嘉末與流人數百家東保河陰之硤石時京邑
荒儉浚劫掠得穀麥獻之懷帝帝以為揚威將軍平
陽太守度支如故以亂不之官及洛陽陷屯于洛北
石梁塢撫養遺衆漸脩軍器其附賊者皆先解喻說
大晉運數靈長行已建立歸之者甚衆其有恃素不

從命者遣將討之服從而已不加侵暴於是遠近感

悅襁負至者甚衆劉琨承制假浚河南尹時太尉荀

藩建行臺在密縣浚詣藩諮謀軍事藩甚悅要李矩

同會矩將夜赴之矩官屬以浚不可信不宜夜往矩

曰忠臣同心將何疑乎及會客主盡歡浚因與矩相

結而去劉曜忌浚得衆率衆軍圍之劉演郭默遣軍

來救曜分兵逆於河北乃伏兵深隱處以邀演默軍

大破之盡虜演等騎浚夜遁走為曜所得遂死之追

贈平西將軍族子該領其衆

該一名亥本僑居京兆陰磐河間王顥之伐趙王倫

以該為將兵都尉及劉曜攻洛陽隨浚赴難先領兵
守金墉城故得無他曜引去餘眾依之時杜預子尹
為弘農太守屯宜陽界一泉塢數為諸賊所抄掠尹
要該共距之該遣其將馬瞻將三百人赴尹瞻知其
無備夜襲尹殺之迎該據塢塢人震懼並服從之乃
與李矩郭默相結以距賊荀藩即以該為武威將軍
統城西雍涼人使討劉曜元帝承制加冠軍將軍河
東太守督護河東河南平陽三郡曜嘗攻李矩該破
之及矩將迎郭默該遣軍助之又與河北尹任愔相
連結後漸饑弊曜寇日至欲率眾南徙眾不從該

單騎走至南陽帝又以為前鋒都督平北將軍雍州
刺史馬瞻率該餘眾降曜曜徵發既苦瞻又驕虜部
曲遣使呼該該密往赴之其眾殺瞻而納該該遷於
新野率眾助周訪討平杜曾詔以該為順陽太守王
敦之反也梁州刺史甘卓不從欲觀該去就試以敦
旨動之該曰我本去賊惟忠於國今王公舉兵向天子
非吾所宜與也遂距而不應及蘇峻反率眾救臺軍
次石頭受陶侃節度峻未平該病篤還屯卒於道葬
于武陵從子雄統其眾

郭默

嘉靖戊午年

卷之三

三

郭默河內懷人少微賤以壯勇事太守裴整為督將
未嘉之亂默率遺衆自謂塢主以漁舟抄東歸行旅
積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漸衆撫循將士甚得其
歡心默婦兄同郡陸嘉取官米數石餉妹默以為違
制將殺嘉嘉懼奔石勒默乃自射殺婦以明無私遣
使謁劉琨琨加默河內太守劉元海遣從子曜討默
曜列三屯圍之欲使餓死默送妻子為質并請糴馬
糴畢設守曜怒沈默妻子于河而攻之默遣弟芝求
救於劉琨琨知默狡猶留之而緩其救默更遣人告
急會芝出城浴馬使強與俱歸乃遣芝質於石勒勒
以默多詐封默書與劉曜默使人伺得勒書便突圍
投李矩後與矩并力距劉石事見矩傳太興初除潁
川太守默與石念戰敗矩轉感弱默深憂懼解印授
其叅軍殷嶠謂之曰李使君遇吾甚厚今遂棄去無
顏謝之三日可白吾去也乃奔陽翟矩聞之大怒遣
其將郭誦追默至襄城及之默棄家人單馬馳去默
至京都明帝授征虜將軍劉遐卒以默為北中郎將
監淮北軍事假節遐故部曲李龍等謀反詔默為右
衛將軍趙胤討平之朝廷將徵蘇峻懼其為亂召默
拜後將軍領屯騎校尉初戰有功及六軍敗績南奔

郗鑒議於曲阿北大業里作壘以分賊勢使默守之峻遣韓晃等攻默甚急壘中頗乏水默懼分人馬出外乃潛從南門盪出留人堅守會峻死圍解徵為右軍將軍默樂為邊將不願宿衛及赴召謂平南將軍劉胤曰我能禦胡而不見用右軍主禁兵若疆場有虞被使出征方始配給將卒無素恩信不著以此臨敵少有不敗矣時當為官擇才若人臣自擇官安得不亂乎胤曰所論事雖然非小人所及也當發求資於胤時胤被詔免官不即歸罪方自申而驕侈更甚遠近怪之初默之被徵距蘇峻也下尋陽見胤

胤參佐張滿等輕默俛露視之默常切齒至是胤臘日餉默酒一噐肫一頭默封信投之水中忿憤益甚又僑人蓋肫先略取祖煥所殺孔煒女為妻煒家求之張滿等使還其家肫不與因與胤滿有隙至是肫謂默曰劉江州不受免密有異圖與長史司馬張滿苟楷等日夜計謀反逆已形惟忌郭侯一人云當先除郭侯而後起事禍將至矣宜深備之默既懷恨便率其徒候曰門開胤胤將吏欲距默默响之曰我被詔有所討動者誅及三族遂入至內寢胤尚與妾卧默牽下斬之出取胤僚佐張滿苟楷等誣以大逆

傳胤首于京師詐作詔書宣視內外掠胤女及諸妾并金寶還船初云下都俄而遂停胤故府招桓宣王愆期愆期懼逼勸默為平南江州默後之愆期因逃廬山桓宣固守不應司徒王導懼不可制乃大赦天下梟胤首於大航以默為西中即將豫州刺史武昌太守鄧嶽馳白太尉陶侃侃聞之投袂起曰此必詐也即日率衆討默上疏陳默罪惡導聞之乃收胤首詔庾亮助侃討默默欲南據豫章而侃已至城下築土山以臨之諸軍大集團之數重侃惜默驍勇欲活之遣郭誦見默默許降而默將張牙宋侯等恐為侃

所殺故致進退不時得出攻之轉急宋侯遂縛默求降即斬于軍門同黨死者四十人傳首京師

史臣曰邵李魏郭等諸將契闊喪亂之辰驅馳戎馬

之際威懷足以容衆勇略足以制人乃保據危城折

衝千里招集義勇抗禦仇讎雖艱阻備嘗皆乃心王

室而距能以少擊衆戰勝獲多遂使玄明憤恚世龍

挫衄惜其庸弱功虧一篲方之數子其最優乎默既

技迹危亡參陪朝伍念因眦睚禍及誅夷非夫狂悖

豈宜至此段匹碑本自遐方而係心朝廷始則盡忠

國難終乃抗節虜廷自蘇子卿以來一人而已越石

之見誅段氏實以威名匹碑之取戮世龍亦由衆望
禍福之應何其速哉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此之
謂也
讚曰邵李諸將是惟忠壯蒙犯艱危驅馳亭鄣力小
任重功虧身喪巨碑勁烈隕身全節默實凶殘自貽
罪矣

列傳第三十三

晉書六十三

列傳第三十四

晉書六十四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武十三王

武帝二十六男楊元后生毗陵悼王執惠帝秦獻王

東宮美人生成陽懷王景楚隱王瑋長沙厲王又徐

才人生城陽殤王憲墮才人生東海冲王祗趙才人

生始平哀王裕趙美人生代哀王演李夫人生淮南

忠壯王允吳孝王晏嚴保林生新都懷三該陳美人

生清河康王遐諸姬生汝陰哀王謨程才人生成都

王穎王才人生孝懷帝楊悼后生渤海殤王恢餘八

唐書卷六十四

唐書卷六十四

七

子不顯母氏並早夭又無封國及追謚今並略之其
諡又諡自有傳

既慶悼王軌字正則初拜騎都尉年二歲而夭太康
十年追加封謚以楚王璿子義嗣

秦獻王東字弘度沉敏有識量秦始皇六年封汝南王
咸寧初徙封南陽王拜左將軍領右軍將軍散騎常
侍武帝嘗幸宣武場以三十六軍兵簿令東料校之
東一省便撻脫謬帝異之於諸子中尤見寵愛以左
將軍居齊獻王故府甚貴寵為天下所屬自性仁訥
無機辯之譽太康十年徙封於秦邑八萬戶于時諸

王封中土者皆五萬戶以東與太子同產故特加之
轉鎮西將軍西戎校尉假節與楚淮南王俱之國及
惠帝即位來朝拜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
錄尚書事進位大將軍時楊駿伏誅東既痛舅氏覆
滅甚有憂危之慮屢述武帝旨請還藩而汝南王亮
留東輔政及亮與楚王瑋被誅時人謂東有先識元
康元年薨時年三十朝野痛惜之葬禮如齊獻文王
儀故事廟設軒懸之樂無子以淮南王允子郁為嗣
與允俱被害永寧二年追謚曰悼又以吳王晏子壽
嗣懷帝崩鄒入篡帝位國絕

司馬遷各列
晉文傳三十四
城陽懷王景字景度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北後秦始皇
五年受封六年薨

東海沖王祗字敬度秦始皇九年五月受封殤王薨復
以沖繼先其年薨時年三歲

始平哀王裕字濬度咸寧三年受封其年薨年七歲
無子以淮南王允子由為嗣太康十年改封漢王為

通王倫所害

淮南忠壯王允字欽度咸寧三年封濮陽王拜越騎
校尉太康十年徙封淮南仍之國都督揚江二州諸

事鎮東大將軍假節元康九年入朝初愍懷之廢
諸者將立允為太弟會趙王備廢賈后詔遂以允為

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侍中都督如故領中護軍
允性沉毅宿衛將士皆敬服之倫既有篡逆志允陰

知之稱疾不朝密養死士潛謀誅倫倫甚憚之轉為
太尉外示優崇實奪其兵也允稱疾不拜倫遣御史

逼允收官屬以下劾以大逆允恚視詔乃孫秀手書
也大怒便收御史將斬之御史走而獲免斬其令史

二人厲色謂左右曰趙王欲破我家遂率國兵及帳
下七百人直出大呼曰趙王反我將攻之佐淮南王

者左袒於是歸之者甚衆允將赴宮尚書左丞王與

閉東掖門允不得入遂圍相府允所將兵皆淮南奇才劍客也與戰頻敗之倫兵死者千餘人太子左率陳徽勒東宮兵鼓譟於內以應允結陣於承華門前弓弩齊發射倫飛矢雨下主書司馬睦祕以身蔽倫箭中其背而死倫宮屬皆隱樹而立每樹輒中數百箭自辰至未徽兄淮時為中書令遣麾騎虞幡以解圍倫子虔為侍中在門下省密要壯士約以富貴於是遣司馬督護伏胤領騎四百從宮中出舉空版詐言有詔助淮南王允允不之覺開陣納之下車受詔為胤所害時年二十九初倫兵敗皆相傳曰已擒倫矣百姓大悅既而聞允死莫不歎息允三子皆被害坐允夷滅者數千人及倫誅齊王罔上表理允曰故淮南王允忠孝篤誠憂國忘身討亂奮發幾於剋捷遭天凶運奄至隕沒逆黨遘惡并害三子冤魂酷毒莫不悲酸洎興義兵淮南國人自相率領衆過萬人懷忼愾愍國統滅絕發言流涕臣輒以息超繼允後以慰存亡有詔改葬賜以殊禮進贈司徒罔敗超被幽金墉城後更以吳王晏子祥為嗣拜散騎常侍洛京傾覆為劉聰所害

代表王演字宏度太康十年受封少有廢疾不之國

演常止于宮中薨無子以成都王穎子廓為嗣改封中都王後與穎俱死

新都王該字玄度咸寧三年受封太康四年薨時年十二無子國除

清河康王遐字深度美容儀有精彩武帝愛之既受封出繼叔父城陽哀王北太康十年增封渤海郡歷右將軍散騎常侍前將軍元康初進撫軍將軍加侍中遐長而懦弱無所是非性怒內不能接士大夫及楚王瑋之舉兵也使遐收衛權而權故吏蔡晦遂盡殺權子孫遐不能禁為世所元康元年薨時年二

十八四子曹芳金鈺端單嗣立五八沖太孫為齊王四表

曰東宮職然家嗣莫繼天下六業皆之神器必建儲

副以禮法基今者後宮未有孕育不可庶幸將來而

虛天緒非祖宗之遺志枉殺之長壽也禮兄弟之子

猶子故漢成無嗣繼由定陶孝和之絕安以紹興此

先王之令典往代之成式也清河王覃神姿岐嶷意

智早成康王正妃周氏所生先帝衆孫之中於公為

嫡首薄姬賢明文則承位覃外祖快世載名德置宜

奉宗廟之重統無窮之祚以寧四海願願之望重兄

弟維並出紹可簡令淑還為國胤不替其嗣轉益大

將軍穎及群公卿士咸司大頭請具禮儀擇日迎拜
遂立暉為皇太子既而河間王顥賜遷大駕表成都
王暉為皇太子廢暉復為清河王初暉為清河世子
所佩金鈴歎生隱起如麻粟祖母陳太妃以為不祥
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暉為暉是
其瑞也毀而賣之象暉見廢不終之驗也永嘉初前
北軍中候任城王暉度支校尉陳顏等謀立暉為太
子事覺幽於金墉城未幾被害時年十四葬以廢人
禮命初封新蔡王暉薨遷封清河王鈗初封上庸王
懷帝即位更封豫章王二年立為皇太子洛京傾覆

沒于劉聰端初封廣川王鈗之為皇太子也轉封豫
章禮秩如皇子拜散騎常侍平南將軍都督江州諸
軍事假節當之國會洛陽陷沒端東奔荀晞於蒙晞
立為皇太子七十日為石勒所沒

汝陰哀王謨字令度太康七年薨時年十一無後

除國

吳敬王晏字平度太康十年受封食丹楊吳興并吳
三郡歷射聲校尉後軍將軍與兄淮南王允共攻趙
王倫允敗收晏付廷尉欲殺之傳祇於朝堂正色而
爭於是群官並諫倫乃貶為賓徒縣王後徙封代王
倫誅詔復晏本封拜上軍大將軍開府加侍中長沙

王又成都王穎之相攻也又以晏爲前鋒都督數交戰永嘉中爲太尉大將軍晏爲人恭愿才不及中人於武帝諸子中最劣又少有風疾視瞻不端後轉增劇不堪朝覲及洛京傾覆晏亦遇害時年三十一愍帝卽位追贈太保五子長子不顯名與晏同沒餘四子祥鄴固衍祥嗣淮南王允鄴卽愍帝固初封漢王改封濟南衍初封新都王改封濟陰爲散騎常侍皆沒于賊

渤海殤王恢字思度太康五年薨時年二歲追加封

元四王

元帝六男宮人荀氏生明帝及琅邪孝王衷石婕妤生東海哀王冲王才人生武陵威王晞鄭夫人生琅邪悼王煥及簡文帝

琅邪孝王衷字道成母荀氏以微賤入宮元帝命虞妃養之衷初繼叔父長樂亭侯渾後徙封宣城郡公拜後將軍及帝爲晉王有司奏立太子帝以衷有成人之量過於明帝從容謂王導曰立子以德不以年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雋之目固當以年於是太子位遂定更封衷琅邪嗣恭王後改食會稽宣城邑五萬二千戶拜散騎常侍使持節都督青徐三州諸

軍事車騎將軍徵還京師建武元年薨年十八贈車騎大將軍加侍中及妃山氏薨祔葬穆帝更贈哀太保子哀王安國立未踰年薨

東海哀王冲字道讓元帝以東海王越世子毗没于石勒不知存亡乃以冲繼毗後稱東海世子以毗陵郡增本封邑萬戶又改食下邳蘭陵以越妃裴氏為太妃拜長水校尉高選寮佐以沛國劉耽為司馬穎川庾懌為功曹吳郡顧和為主簿永昌初遷中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及東海太妃薨因發毗喪冲即王位以滎陽益東海國轉車騎將軍徙驃騎將軍咸康七

年薨年三十一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無子成帝臨崩詔曰哀王無嗣國統將絕朕所哀悼其以小晚生奕繼哀王為東海王以道遠罷滎陽更以臨川郡益東海及哀帝以琅邪王即尊位徙奕為琅邪王東海國闕無嗣奕後入纂大業桓温廢之復為東海王既而貶為海西公東海國又闕嗣隆安三年安帝詔以會稽忠王次子彥璋為東海王繼哀王為曾孫改食吳興郡為桓玄所害國除

武陵威王晞字道叔出繼武陵王喆後太興元年受封咸和初拜散騎常侍後以湘東增武陵國除左將

晉書卷三十四
軍遷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康帝即位加侍中特進
建元初領秘書監穆帝即位轉鎮軍大將軍遷太宰
太和初加羽葆鼓吹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劔履上殿
固讓晞無學術而有武幹為桓溫所忌及簡文帝即
位溫乃表晞曰晞體自皇極故寵靈光世不能率由
王度脩已慎行而聚納輕剽苞藏亡命又息綜矜忍
靈加于人袁真叛逆事相連染頃日猜懼將成亂階
請免晞官以王歸藩免其世子綜官解子瑋散騎常
侍瑋以梁王隨晞晞既見黜送馬八十五匹二百人
杖以歸溫溫又逼新蔡王晃使自誣與晞綜及著作

郎殷洎太宰長史庾籍掾曹秀舍人劉疆等謀逆遂
收付廷尉請誅之簡文帝不許溫於是奏徙新安郡
家屬悉從之而族誅殷洎等廢晃徙衡陽郡太元六
年晞卒于新安時年六十六孝武帝三日臨于西堂
詔曰感惟摧慟便奉迎靈柩并改移妃應氏及故世
子梁王諸喪家屬悉還復下詔曰故前武陵三體自
皇極剋已思愆仰惟先廟仁宥之旨豈可情禮靡寄
其追封新寧郡王邑千戶晞三子綜瑋遵以遵嗣追
贈綜給事中瑋散騎郎全二年之復晞武陸國綜瑋
各復先官瑋還繼梁國

梁王璿字賢明出繼梁王翹官至永安太僕與父晞俱廢薨子蘇嗣太原中復國薨子珍之嗣桓玄篡位國人孔僕奉珍之奔于壽陽桓玄敗珍之歸朝廷大將軍武陵王令曰梁王珍之理悟貞之蒙險違難撫義懷順載奔闕庭值壽陽擾亂在危克固且可通直散騎郎累遷游擊將軍左衛太常劉裕伐姚泓請為諮議參軍裕將弱王室誣其罪害之

忠敬王遵字茂遠初襲封新寧時年十二受拜流涕哀感左右右將軍桓伊嘗詣遵遵曰門何為通桓氏左右曰伊與桓温踈宗相見無嫌遵曰我聞人姓木邊便欲殺之況諸桓乎由是少稱聰慧及晞追復封武陵王以遵嗣歷位散騎常侍祕書監太常中領軍桓玄用事拜金紫光祿大夫玄篡貶為彭澤侯追之國行次石頭夜濤水入淮船破未得發會義旗興復還國第朝廷稱受密詔使遵摠攝焉機加侍中大將軍移入東宮內外畢敬遷轉百官稱制書又教稱令書安帝反正更拜太保加班劔二十人義熙四年薨時年三十五詔賜東園温明祕器朝服一具衣一襲錢百萬布千匹策贈太傅葬加殊禮子定王季度立拜散騎侍郎薨子球之立宋興國除

琅邪悼王煥字耀祖母有寵元帝特所鍾愛初繼帝
弟長樂亭侯渾後封顯義亭侯尚書令刁協奏昔魏
臨淄侯以邢顛為家丞劉楨為庶子今侯幼弱宜選
明德帝令曰臨淄萬戶封又植少有美才能同遊田
蘇者今晚生矇弱何論於此間封此兒不以寵稚子
也亡弟當應繼嗣不獲已耳家丞庶子足以攝祠祭
而已豈宜屈賢才以受無用乎及煥疾篤帝為之徹
膳乃下詔封為琅邪王嗣恭王後俄而薨年二歲帝
悼念無已將葬以煥既封列國加以成人之禮詔立
凶門栢歷備吉凶儀服營起陵園功役甚衆琅邪國

石常侍會稽孫霄上疏諫曰臣聞法度典制先王所
重吉凶之禮事貴不過是以世豐不使奢放凶荒必
務約殺朝聘嘉會之以展庠序之儀殯葬送終務以
稱哀榮之情上無奢泰之謬下無匱竭之困故華元
厚葬君子謂之不臣嬴博至儉仲尼稱其合禮明傷
財害時古人之所譏節省簡約聖賢之所嘉也語曰
上之化下如風靡草京邑翼翼四方所則明教化法
制不可不慎也陛下龍飛踐祚興微濟弊聖懷勞謙
務從簡儉憲章舊制猶欲節省禮典所無而反尚飾
此臣愚情竊所不安也棺槨輿服旒裳之屬禮典舊

制不可廢闕凶門柏歷禮典所無天晴可不用遇雨則無益此至宜節省者也若琅邪一國一時所用不為大費臣在機近義所不言今天臺所居王公百寮聚在都輦凡有喪事皆當供給材木百數竹薄千計凶門兩表衣以細竹及材價直既貴又非表凶哀之宜如此過飾宜從儉簡又案禮記國君之葬棺槨之間容祝大夫容壺士容甒以壺甒為差則祝財大於壺明矣槨周於棺槨不甚大也語曰葬者藏也藏欲其深而固也槨大則難為堅固無益於送終而有損於財力凶荒殺禮經國常典既減殺而猶過舊此為國之所厚惜也又禮將葬遷柩于廟祖而行及墓即之葬之日即反哭而虞如此則柩不宿於墓上也聖人非不哀親之在土而無情於丘墓蓋以墓非安神之所故脩虞於殯宮始則營草宮於山陵遷神柩於墓側又非典也非禮之事不可以訓萬國臣至愚至賤忽求革前之非可謂狂齷不知忌諱然今天下至弊自古所希宗廟社稷遠託江表半州之地凋殘以甚加之荒旱百姓困瘁非但不足死亡是懼此乃陛下至仁之所矜惡可憂之至重也正是匡矯末俗改張易調之時而猶當竭已罷之人營無益之事殫已

困之財脩無用之費此固臣之所不敢安也今琅邪之於天下國之最大若割損非禮之事務遵古典上以彰聖朝簡易之至化下以表萬世無窮之規則此芻蕘之言有補萬一塵露之微有增山海表寢不報永昌元年立煥母弟昱為琅邪王即簡文帝也咸和二二年徙封會稽以康帝為琅邪王康帝即位哀帝為琅邪王哀帝即位廢帝為琅邪王廢帝即位又以簡文帝攝行琅邪王國祀簡文登祚國遂無嗣帝臨崩封少子道子為琅邪王太元十七年道子為會稽王更以恭帝為琅邪王恭帝即位於是琅邪國除

簡文三子

簡文帝七子王皇后生會稽思世子道生皇子俞生胡淑儀生臨川獻王郁皇子朱生王淑儀生皇子天流李天人生孝武帝會稽文孝王道子俞生朱生天流並早夭今並略之

會稽思世子道生李延長帝為會稽王立道生為世子拜散騎侍郎給事中性躁不脩行業久失禮度竟以幽廢而卒時年二十四無後及孝武帝即位嘗晝日見道生及臨川獻王郁郁曰夫即饑乏辛苦言竟不見帝傷感因以西陽王晝玄孫珣之為後珣之

匡吳興太守劉裕之伐關中以為諮議參軍時宗之
方諸珣之為宗室之美與梁王珍之俱被言

臨川獻王郁字深仁幼而敏慧道生初以無禮失旨
郁數勸以敬慎之道道生不納郁為之流涕簡文帝

深善異之年十七而薨又之追謚獻世子寧康初贈
左將軍加散騎常侍進封郡王以武陵威王曾孫實

為嗣追尊其母胡淑儀為臨川太妃

實字弘文歷祕書監太常左將軍散騎常侍護軍將

軍宋興以為金紫光耀大夫降為西豐侯食邑千戶

會稽文孝王道子字道子出後琅邪孝王少以清

為謝安所無年十歲封琅邪王食邑一萬七千六百

五十一戶尋會稽國五萬九千一百四十戶太元初

拜散騎常侍中軍將軍進驃騎將軍後公卿奏道子

親廢之虛正位司徒固讓不拜使錄尚書六條事

尋加開府領司徒及謝安薨詔曰新喪茲輔華戎未

一自非明賢卿德莫能緩御內外司徒琅邪王道子

體道自然神識穎遠實當旦奭之重宜總二南之任

可領揚州刺史錄尚書假節都督中外諸軍事備

文武一以配驃騎府護不受數年領徐州刺史太子

太傅公卿又奏宜進位丞相揚州牧假黃鉞羽蓋鼓

吹並讓不受于時孝以帝不親萬機但與道子酣歌
為誘姘媼尼僧尤為親昵並竊弄其權凡所奏議皆
出自小豎郡守長吏多為道子所樹立既為揚州總
錄勢傾天下自是朝野奔湊中書令王國寶徒卑倭
持為道子所寵昵官以賄遷政刑謬亂又崇信浮屠
之學用度奢侈下不堪命太元以後為長夜之宴蓬
首昏目政事多闕桓玄嘗候道子至蓬萊宮客滿
坐道子張目謂人曰桓温晚塗欲作賊云何玄伏地
流汗不得起長史謝重舉板荅曰故宣武公黜昏益
聖功超伊霍紛紜之議宜裁之聰覽道子頷曰儂知

儂知因舉酒屬玄玄乃得起由是玄益不自安切
於道子于時朝政既紊左衛領營將軍會稽許榮上
疏曰今臺府局吏直衛武官及僕隸婢兒取母之姓
者本戚獲之徒無鄉邑品第皆得命議用為郡守縣
令並帶職在內委事於小吏手中僧尼乳母競進親
黨又受貨賂輒臨官領衆無衛霍之才而此方者
為患一也臣聞佛者清遠玄虛之持以五戒為教
酒不飲而今之奉者穢慢河尼酒色是就其違二矣
夫致人於死未必去刃害之若政教不均要害無罪
必天天命其違三矣豈者未必窮窮人財財必竭矣
正德二年

布澤令其全禁令不明物其公行其違口其來其
化下地信為本昔年下言勅使蓋規而寒其集
所擬用其違五矣尼僧成群依傍法服五議其法尚
不能等况精妙乎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天假源百
姓取財為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又陳長子宜出臨
東宮剋突德業疏奏並不省中書郎范甯亦深陳得
矣帝由是流不子於道子然外每優崇之國寶即甯
之甥以請事遂子甯奏請黜之國寶懼使陳郡表悅
之因尼妙密致書與太子母陳淑媛說國寶忠謹宜
死甯情帝因發怒斬悅之國寶甚懼復譖甯於帝帝
不獲已流涕出甯為豫章太守道子由是專恣嬖人
趙牙出自優倡茹千秋本鄉塘捕賊吏因賂諂進道
子以牙為魏郡太守千秋驟騎諮議參軍牙為道子
開東第築山穿池列樹竹木功用鉅萬道子使宮人
為酒膳沽賣於水側與趙牙乘船就之飲宴以為笑
樂帝嘗幸其宅謂道子曰府內有山因得遊眺甚喜
也然脩飾太過非示天下以儉道子無以對唯唯而
西去右道趙牙敢有言帝還宮道子謂牙曰上若知
此是板築所作爾必死矣牙曰公在牙何敢死管造
孫甚千秋賣官販爵聚資貨累億又道子既為皇太

同元... 再... 一...
媿... 變親遇同家人之禮遂恃寵乘酒時失禮... 帝
豈不能平然以太妃之故加崇禮秩博... 令吳興...
人... 上疏曰... 驃騎諮議參軍... 秋... 附室相起自
微賤竊弄威權... 實天官其子... 壽... 為樂... 令... 賦... 私
狼藉... 法... 奔逃... 竟無罪... 傲然... 運... 縣... 又... 尼... 奸... 屬... 類... 傾
動... 亂... 時... 殺... 賤... 人... 錢... 流... 殪... 不... 絕... 由... 百... 姓... 軍... 貧... 復... 謝... 深... 刻
又... 振... 武... 將... 軍... 庚... 桓... 鳴... 角... 京... 邑... 主... 簿... 戴... 良... 夫... 苦... 諫... 獲... 囚
殆... 至... 亡... 命... 而... 恒... 以... 醉... 酒... 見... 怒... 良... 夫... 以... 執... 忠... 廢... 棄... 又... 權
寵... 之... 臣... 各... 開... 小... 府... 施... 置... 吏... 佐... 無... 益... 於... 官... 有... 損... 於... 國... 疏
奏... 帝... 益... 不... 平... 而... 逼... 於... 太... 妃... 無... 所... 廢... 黜... 乃... 出... 王... 恭... 為... 充

州殷仲堪為荊州王珣為僕射王雅為太子少傅以
張王室而潛制道子也道子復委任王緒由是朋黨
競扇友愛道盡太妃每和解之而道子不能改中書
郎徐邈以國之至親唯道子而已宜在敦穆從容言
於帝曰昔漢文明主猶悔淮南世祖聰達負愧齊王
兄弟之際實宜深慎帝納之復委任道子如初時有
人為雲中詩以指斥朝廷曰相王沉醉輕出教命捕
賊千秋干豫朝政王愷守常國寶馳競荊州太度散
誕難名盛德之流法護王審仲堪仙民持有言詠東
山安道執操高抗何不徵之以為朝臣荊州謂王忱

嘉靖戊午年... 二

也去護即王珣審即王恭仙民即徐邈字安道戴逵字也及恭帝為琅邪王道子受封會稽國并宣城為五萬九千戶安帝踐祚有司奏道子宜進位太傅揚州牧中書監假黃鉞備殊禮固辭不拜又解徐州詔內外衆事動靜謚之帝既冠道子稽首歸政王國寶始總國權勢傾朝廷王恭乃舉兵討之道子懼收國寶付廷尉并其從弟琅邪內史緒悉斬之以謝於恭恭即罷兵道子乞解中外都督錄尚書以謝方岳詔不許道子世子元顯時年十六為侍中心惡恭請道子討之乃拜元顯為征虜將軍其先衛府及徐州文

武悉配之屬道子妃薨帝下詔曰會稽王妃尊賢莫二朕義同所親今葬加殊禮一依琅邪穆太妃故事元顯夙令光懋乃心所寄誠孝性蒸蒸至痛難奪然不以家事辭王事陽秋之明義不以私限違公制中代之變禮故閔子腰經山王逼屈良以至感由中軌容者外有禮無時賢哲斯順頒妃葬畢可居職如故于時王恭威振內外道子甚懼復引譙王尚之以為腹心尚之說道子曰藩伯疆盛宰相權輕宜密樹置以自藩衛道子深以為然乃以其司馬王愉為江州刺史以備恭與尚之等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王

恭知之復舉兵以討尚之為名荆州刺史殷仲堪豫州刺史庾楷廣州刺史桓玄並應之道于使人說楷曰本情相與可謂斷金往來帳中之飲結帶之言寧可忘邪卿今棄舊交結新授忘王恭疇昔陵侮之耻乎若乃欲委體而臣之若恭得志以卿為反覆之人必不相信何富貴可保禍敗亦旋及矣楷怒曰王恭昔赴山陵相王憂懼無計我知事急即勒兵而至去年之事亦俟命而奮我事相王無相負者既不能距恭反殺國寶自爾已來誰復敢攘袂於君之事乎庾楷實不能以百口助人屠滅當與天下同舉誅鉏姦

臣何憂府不開爵不至乎時楷已應恭檄正徵士馬信反朝廷憂懼於是內外戒嚴元顯攘袂慷慨謂道子曰去年不討王恭致有今役今若復從其欲則太子之禍至矣道子曰飲醇酒而委事於元顯元顯雖年少而聰明多涉志氣果銳以安危為已任尚之為之羽翼時相傳會者皆謂元顯有明帝神武之風於是以為征討都督假節䟽前將軍王恂左將軍謝琰及將軍桓之才毛泰高素等伐恭滅之既而楊佺期桓玄殷仲堪等復至石頭元顯於竹里馳還京師遣丹陽尹王愷鄱陽太守桓放之新蔡內史何嗣穎川

太守温詳新安太守孫泰等發京邑士庶數萬人據石頭以距之道子將出頓中堂忽有驚馬蹂籍軍中因而擾亂赴江而死者甚衆仲堪既知王恭敗死狼狽西走與桓玄屯于尋陽朝廷嚴兵相距内外騷然詔元顯甲杖百人入殿尋加散騎常侍中書令又領中領軍持節都督如故會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顯知朝望去之謀奪其權諷天子解道子揚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覺元顯自以少年頓居權重慮有譏議於是以前琅邪王領司徒元顯自為揚州刺史既而道子酒醒方之去職於是大怒而無如之何廬江太守會稽張法順以刀筆之才為元顯謀主交結朋援多樹親黨自桓謙以下諸貴遊皆歛衽請交元顯性苛刻生殺自己法順屢諫不納又發東土諸郡免奴為客者號曰樂屬移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蹶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既而孫恩乘釁作亂加道子黃鉞元顯為中軍以討之又加元顯錄尚書事然道子更為長夜之飲政無大小一委元顯時謂道子為東錄元顯為西錄西府車騎填湊東第門下可設雀羅矣元顯無良師友正言弗聞諂譽日至或以為一時英傑或謂為風流名士由是自謂無敵天下故驕侈日增

帝又以元顯有翼亮之功加其所生母劉氏為會稽王夫人金章紫綬會洛陽覆沒道子以山陵幽辱上疏送章綬請歸藩不許及太皇太后崩詔道子乘輿入殿元顯因諷禮官下議稱已德隆望重既錄百揆內外群僚皆應盡敬於是公卿皆拜于時軍旅荐興國用虛竭自司徒已下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過帝室及謝琰為孫恩所害元顯求領徐州刺史加侍中後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都督十六州諸軍事封其子彥璋為東海王尋以星變元顯解錄復加尚書令會孫恩至京口元顯柵斷石頭率兵距戰頻不利道子無他謀略唯曰禱蔣侯廟為厭勝之術既而孫恩遁于北海桓玄復據上流致牋於道子曰賊造近郊以風不得進以雨不致火食盡故去耳非力屈也昔國寶卒後王恭不乘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非侮於明公也而謂之非忠今之貴要腹心有時流清望者誰乎豈可云無佳勝直是不能信之耳用理之人然後可以信義相期求利之徒豈有所惜而更委信邪爾來一朝一夕遂成今日之禍矣阿衡之重言何容易求福則立至于忤或致禍在朝君子豈不有懷但懼害及身耳玄忝任在遠是以披寫事實元

顯覽而大懼張法順謂之曰桓玄承籍門資素有豪
氣既并殷揚專有荆楚然桓氏世在西藩人或為用
而第下之所控引止三吳耳孫恩為亂東土塗地編
戶饑饉公私不贍玄必乘此縱其姦兇竊用憂之元
顯曰為之柰何法順曰玄始據荊州人情未輯方就
綏撫未遑他計及其如此發兵誅之使劉牢之為前
鋒而第下以大軍繼進桓玄之首必懸於麾下矣元
顯以為然遣法順至京口謀於牢之而牢之有疑色
法順還說元顯曰觀牢之顏色必貳於我未若召入
殺之不爾敗人大事元顯不從道子尋拜侍中太傅

置左右長史司馬從事中郎四人崇異之儀備盡盛
典其驃騎將軍僚佐文武即配太傅府加元顯侍中
驃騎大將軍開府征討大都督十八州諸軍事儀同
三司加黃鉞班劔二十人以伐桓玄竟以牢之為前
鋒法順又言於元顯曰自舉大事未有威斷桓謙兄
弟每為上流耳目斬之以孤荆楚之望且事之濟不
繼在前軍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
牢之殺謙兄弟以示不貳若不受命當逆為其所元
顯曰非牢之無以當桓玄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必
動二三不可于時揚土饑虛運漕不繼玄斷江路商

旅遂絕於是公私匱乏士卒唯給糗糧大軍將發玄從兄驃騎長史石生馳使告玄玄進次尋陽傳檄京師罪狀元顯俄而玄至西陽帝戎服餞元顯于西池始登舟而玄至新亭元顯棄船退屯國子學堂明日列陣於宣陽門外元顯佐吏多散走或言玄已至太析劉牢之遂降于玄元顯迴入宣陽門牢之叅軍張暢之率衆逐之衆潰元顯奔入相府唯張法順隨之問計於道子道子對之泣玄遣太傅從事中郎毛泰收元顯送于新亭縛於舫前而數之元顯答曰為王誕張法順所誤於是送付廷尉并其六子皆害之玄

又奏道子酣縱不孝當棄市詔徙安成郡使御史杜竹林防衛竟承玄旨酖殺之時年三十九帝三日哭於西堂及玄敗大將軍武陵王遵承旨下令曰故太傅公阿衡二世契闊皇家親賢之重地無與二驃騎大將軍內總朝維外宣威略志蕩世難以寧國祚天未靜亂禍酷備鍾悲動區宇痛貫人鬼感惟永往心情崩隕今皇祚反正幽顯式叙宜崇明國體以述舊典便可追崇太傅為丞相加殊禮一依安平獻王故事追贈驃騎為太尉加羽葆鼓吹丞相墳塋翳然飄薄非所須南道清通便奉迎神柩太尉宜便遷改可

下太史詳吉日定宅地於是遣通直常侍司馬珣之
迎道子柩于安成時寇賊未平喪不時達義熙元年
合葬于王妃陵追謚元顯曰忠以臨川王寶子脩之
為道子嗣尊妃王氏為太妃義熙中有稱元顯子秀
熙避難蠻中而至者太妃請以為嗣於是脩之歸于
別弟劉裕意其詐而案驗之果散騎郎滕羨奴勺藥
也竟坐棄市太妃不悟哭之甚慟脩之復為嗣薨謚
悼王無子國除

史臣曰泰始之受終也乃憲章往昔稽古前王廣誓
山河大開藩屏文昭武穆方駕於曾衛應鞞磐石大
牙連衡於吳楚齊代然而作法於亂付託非才何曾
歎經國之無謀郭欽識危亡之有兆及宮車晏駕墳
土未乾國難荐臻朝章弛廢重以八王繼亂九服沸
騰戎羯交馳乘輿幽逼瑤枝瓊萼隨鋒鏑而消亡朱
帑絳車與波塵而殄瘁遂使茫茫禹跡咸窟穴於豺
狼慄慄周餘竟泥淪於塗炭嗚呼運極數窮一至於
此詳觀載籍未或前聞道子地則親賢任惟元輔耽
荒翹彙信惑讒諛遂使尼媪竊朝權姦邪制國命始
則彝倫攸斁終則宗社淪亡元顯以童中之年受棟
梁之寄專制朝廷陵蔑君親奮庸瑣之常材抗姦克

之巨寇喪師殄國不亦宜乎斯則元顯為安帝之孫
強道子實晉朝之宰嚭者也列代之崇建維城用藩
王室有晉之分封子弟實樹亂階詩云懷德惟寧宗
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城既懷矣畏也宜哉典
千之喪亂弘多實此之由也

贊曰帝子分封嬰此鞠凶札瘥繼及禍難仍鍾秦賊
聰悟清河內顧淮南忠勇宣城識度道子昏凶遂傾

國祚

列傳第三十四

列傳第三十五

唐太宗文皇帝

御撰

王導

子悅 恬 治 玘 協 劬 劬 奮

王導字茂弘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導

少有風鑒識量清遠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而奇

之謂其從兄敦曰此兒容貌志氣將相之器也初龔

祖爵即丘子司空劉寔尋引為東閣祭酒遷祕書郎

太子舍人尚書郎並不行後參東海王越軍事時元

帝為琅邪王與導素相親善導知天下已亂遂傾心

推奉潛有興復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執帝之

嘉靖戊午年

晉書六十五

在洛陽也導每勸令之國會帝出鎮下邳請導為安東司馬軍謀密榮知無不為及徙鎮建康吳人不附居月餘士庶莫有至者導患之會敦來朝導謂之曰琅邪王仁德雖厚而名論猶輕兄威風已振宜有以匡濟者會三月上巳帝親觀禊乘肩輿具威儀敦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碩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古之王者莫不賓禮故老存問風俗虛已傾心以招俊又况天下喪亂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者乎碩榮賀循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千既

至則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心焉自此之後漸相崇奉君臣之禮始定俄而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六七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時荆揚晏安戶口殷實導為政務在清靜每勸帝尅已勵節匡主寧邦於是尤見委仗情好日隆朝野傾心號為仲父帝常從容謂導曰卿吾之蕭何也對曰昔秦為無道百姓厭亂巨猾陵暴人懷漢德革命反正易以為功自魏氏以來迄于太康之際公卿世族豪侈相高政教陵遲不遵法度群公卿士皆饜於安息遂使

姦人乘釁有虧至道然否終斯泰天道之常大王方
立命世之勲一匡九合管仲樂毅於是乎在豈區區
國臣所可擬議願弘深神慮廣擇良能願榮賀循紀
贍周圯皆南土之秀願盡優禮則天下安矣帝納焉
末嘉末遷卅陽太守加輔國將軍導上牋曰昔魏武
達政之主也荀文若功臣之最也封不過亭侯倉舒
愛子之寵贈不過別部司馬以此格萬物得不局跡
乎今者臨郡不問賢愚豪賤皆加重號輒有鼓蓋動
見相準時有不有或爲耻辱天官混雜朝望頽毀
導忝荷重任不能崇浚山海而開導亂源饜竊名位
取紊彝典謹送鼓蓋加崇之物請從導始庶令雅俗
區別群望無惑帝下令曰導德重勲高孤所深倚誠
宜表彰殊禮而更約已沖心進思盡誠以身率衆宜
順其雅志式允開塞之機拜寧遠將軍尋加振威將
軍愍帝即位徵吏部郎不拜晉國既建以導爲丞相
軍諮祭酒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顛曰我以
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
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顛曰向見管夷吾無
復憂矣過江人士每至暇日相要出新亭飲宴周顛
中坐而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皆相視流

涕惟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尅復神州何至
作楚囚相對泣邪衆收淚而謝之俄拜右將軍揚州
刺史監江南諸軍事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都督
中外諸軍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假節刺史如故導以
敦統六州固辭中外都督後坐事除節于時軍旅不
息學校未修導上書曰夫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
倫之政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
攸叙而有耻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
臣之義固矣易所謂正家而天下定者也故聖王蒙
以養正少而教之使化霑肌膚習以成性遷善遠罪
而不自知行成德立然後裁之以位雖王之世子猶
與國子齒使知道而後貴其取才用使咸先本之於
學故周禮卿大夫獻賢能之書于王王拜而受之所
以尊道而貴士也人知士之貴由道存則退而修其
身以及家正其家以及鄉學於鄉以登朝反本復始
各求諸己敦樸之業著浮偽之競息教使然也故以
之事君則忠用之後下則仁孟軻所謂未有仁而遺
其親義而後其君者也自頃皇綱失統頌聲不興于
今將二紀矣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
樂必崩而况如此之久乎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

金鼓是聞干戈日尋俎豆不設先王之道弥遠華僞
之俗遂滋非所以端本靖末之謂也殿下以命世之
資屬陽九之運禮樂征伐翼成中興誠宜經綸稽古
建明學業以訓後生漸之教義使文武之道隆而復
興俎豆之儀幽而更彰方今戎虜扇熾國耻未雪忠
臣義夫所以扼腕拊心苟禮儀膠固淳風漸著則化
之所感者深而德之所被者大使帝典闕而復補皇
綏池而更張獸心革面饜饜檢情揖讓而服四夷緩
帶而天下從得乎其道豈難也哉故有虞舞干戚而
化三苗魯僖作泮宮而服淮夷桓文之霸皆先教而

後戰今若聿遵前典興復道教擇朝之子弟並入于
學選明博脩禮之士而為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
帝甚納之及帝登尊號百官陪列命導升御牀共坐
導固辭至于三四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
照帝乃止進驃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以討華軼功封
武岡侯進位侍中司空假節錄尚書領中書監會太
山太守徐龕反帝訪可以鎮撫河南者導舉太子左
衛率羊鑒既而鑒敗抵罪導上疏曰徐龕叛戾久稽
天誅臣創議征討調舉羊鑒鑒闇懦覆師有司極法
聖恩降天地之施全其首領然臣受重任總錄機衡

使三軍挫衄臣之責也乞自貶黜以穆朝倫詔不許
尋代賀循領太子太傅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
啓立於是典籍頗具時孝懷太子為胡所害始奉諱
有司奏天子三朝舉哀群臣一哭而已導以為皇太
子副貳宸極普天有情宜同三朝之哀從之及劉隗
用事導漸見踈遠任真推分澹如也有識咸稱導善
處興廢焉王敦之反也劉隗勸帝悉誅王氏論者為
之危心導率群從昆弟子姪二十餘人每旦詣臺待
罪帝以導忠節有素特還朝服召見之導稽首謝曰
逆臣賊子何世無之豈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執
之曰茂弘方託百里之命於卿是何言邪乃詔曰導
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為安東時節假之及敦得志加
導守尚書令初西都覆沒海內思主群臣及四方並
勸進於帝時王氏彊盛有專天下之心敦憚帝賢明
欲更議所立導固爭乃止及此役也敦謂導曰不從
吾言幾致覆族導猶執正議敦無以能奪自漢魏已
來賜謚多由封爵雖位通德重先無爵者例不加謚
導乃上疏稱武官有爵必謚卿校常伯無爵不謚其
失制度之本意也從之自後公卿無爵而謚導所議
也初帝愛琅邪王哀將有奪嫡之議以問導導曰夫

立子以長且紹又貲不宜改革帝猶疑之導日夕陳
諫故太子卒定及明帝即位導受遺詔輔政解揚州
遷司徒一依陳群輔魏故事王敦又舉兵內向時敦
始寢疾導便率子弟發哀衆聞謂敦死咸有奮志及
帝伐敦假導節都督諸軍領揚州刺史敦平進封始
興郡公邑三千戶賜絹九千匹進位太保司徒如故
劔履上殿入朝不趨讚拜不名固讓帝崩導復與庾
亮等同受遺詔共輔幼主是為成帝加羽葆鼓吹班
劍二十人及石勒侵阜陵詔加導大司馬假黃鉞出
討之軍次江寧帝親餞于郊俄而賊退解大司馬庾
亮將徵蘇峻訪之於導導曰峻猜險必不奉詔且山
數藏疾宜包容之固爭不從亮遂召峻既而難作六
軍敗績導入宮侍帝峻以導德望不敢加害猶以本
官居己之右峻又逼乘輿幸石頭導爭之不得峻日
來帝前肆醜言導深懼有不測之禍時路永匡術賈
寧並說峻令殺導盡誅大臣更樹腹心峻敬導不納
故永等貳於峻導使叅軍袁耽潛諷誘永等謀奉帝
出奔義軍而峻衛禦甚嚴事遂不果導乃攜二子隨
永奔于白石及賊平宗廟宮室並為灰燼温嶠議遷
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二論紛紜未有所適導

曰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帟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虛矣且壯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群情自安由是嶠等謀並不行導善於國事雖無日用之益而歲計有餘時帑藏空竭庫中僅有練數千端鬻之不售而國用不給導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是士人翕然競服之練遂踊貴乃令主者出賣端至一金其爲時所慕如此六年冬蒸詔歸牀於導曰無下拜導辭疾不敢當初帝幼冲見導每拜又常與導書手詔則云惶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爲之興焉時大旱導上疏遜位詔曰夫聖王御世動合至道運無不周故能人倫攸叙萬物獲宜朕荷祖宗之重託於王公之上不能仰陶玄風俯洽宇宙亢陽踰時兆庶胥怨邦之不臧惟予一人公體道明拓弘猷深遠勳格四海翼亮三世國典之不墜實仲山甫補之而猥崇謙光引咎克讓元首之愆寄責宰輔祗增其闕博綜萬機不可一日有曠公宜遺履謙之近節遵經國之遠略門下速遣侍中以

下敦喻導固讓詔累逼之然後視事導簡素寡欲倉
無儲穀衣不重帛帝知之給布萬匹以供私費導有
羸疾不堪朝會帝幸其府縱酒作樂後令輿車入殿
其見敬如此石季龍掠騎至歷陽導請出討之加大
司馬假黃鉞中外諸軍事置左右長史司馬給布萬
匹俄而賊退解火司馬復轉中外大都督進位太傅
又拜丞相依漢制罷司徒官以并之冊曰朕夙罹不
造肆陟帝位未堪多難禍亂旁興公文貫九功武經
七德外緝四海內齊八政天地以平神人以和業同
伊尹道隆姬旦仰思唐虞登庸雋又申命群官允釐

廣績朕思憑高謨弘濟遠猷維稽古建爾于上公永
為晉輔往踐厥職敬敷道訓以亮天工不亦休哉公
其戒之是歲妻曹氏卒贈金章紫綬初曹氏性妬導
甚憚之乃密營別館以處衆妾曹氏知將往焉導恐
妾被辱遽令命駕猶恐遲之以所執麈尾柄驅牛而
進司徒蔡謨聞之戲導曰朝廷欲加公九錫導弗之
覺但謙退而已謨曰不聞餘物惟有短轅犢車長柄
麈尾導大怒謂人曰吾往與群賢共游洛中何曾聞
有蔡克兒也于時庾亮以望重地逼出鎮於外南蠻
校尉陶稱間說亮當舉兵內向或勸導密為之防導

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悠悠之談宜絕智者之口則
 如君言元規若來吾便角巾還第復何懼哉又與稱
 書以為庾公帝之元舅宜善事之於是讒間遂息時
 亮雖居外鎮而執朝廷之權既據上流擁彊兵趣向
 者多歸之導內不能平常遇西風塵起舉扇自蔽徐
 曰元規塵汚人自漢魏以來群臣不拜山陵導以元
 帝賸同布衣匪惟君臣而已每一崇進皆就拜不勝
 哀戚由是詔百官拜陵自導始也咸和五年薨時年
 六十四帝舉哀於朝堂三日遣大鴻臚持節監護喪
 事贈襚之禮一依漢博陸侯及安平獻王故事及葬
 給九游輜輳車黃屋左纛前後羽葆鼓吹武賁班劍
 百人中興名臣莫與為比冊曰蓋高位以酬明德厚
 爵以答懋勲至乎闔棺標跡莫尚號謚風流百代於
 是乎在惟公邁達沖虛玄鑒劭邈夷淡以約其心體
 仁以流其惠棲遲務外則名雋中夏應期濯纓則潛
 筭獨運昔我中宗肅祖之基中興也下帷委誠而策
 定江左拱已宅心而庶績咸熙故能威之所振寇虐
 改心化之所鼓禱杌易質調陰陽之和通彝倫之紀
 遠隴承風丹亢景附隆高世之功復宣武之績舊物
 不失公協其猷若乃荷負顧命保朕沖人遭遇難圯

夷險委順拯其淪墜而濟之以道扶其顛傾而弘之
以仁經緯三朝而蘊道弘曠方賴高謨以穆四海昊
天不弗奄忽薨殂朕用震慟于心雖有殷之殞保衡
有周之喪二南曷諭茲懷今遣使持節謁者僕射任
瞻錫謚曰文獻祠以太牢蒐而有靈嘉茲榮寵二弟
頴敞少與導俱知名時人以頴方溫太真以敞比鄧
伯道並早卒導六子悅恬洽協劬奮

悅字長豫弱冠有高名事親色養導甚愛之導嘗共
悅奕棋爭道導笑曰相與有瓜葛邠得為爾邪導性
儉節帳下甘果爛敗令棄之云勿使大郎知悅少侍

薛東宮歷吳王友中書侍郎先導卒謚貞世子先是
導夢人以百萬錢買悅潛為祈禱者笑尋掘地得
錢百萬意甚惡之一皆藏閉及悅疾導憂念特至

不食積日忽見一人形狀甚偉被甲力導問君是
何人曰僕是蕭侯也公兇不佳欲為命故來耳公

勿復憂因求食遂噉數升食畢勃然謂導曰中書惠
非可救者言訖不見悅亦殞絕悅與導語恒以慎密
為端導還臺及行悅未嘗不送至車後又恒為母曹
氏屢斂箱篋中物悅亡後導還臺自悅常所送處哭
至其前其母長封作篋不忍復開悅無子以弟恬子

昆為嗣嚴道爵丹楊王卒贈太常公殿嗣尚鄱陽公
主庶中領軍尚書卒子恢嗣義熙末為游擊將軍
恬字敬豫少好武不為公門所重嘗見悅輒喜見恬
便有怒色州辟別駕不行襲爵即子性傲誕不拘
禮法謝萬嘗造恬既坐少頃恬便入內萬以為必厚
待已殊有喜色恬反之乃沐頭散髮而出據胡床於
戶曬髮神氣傲邁竟無賓主之禮萬悵然而歸晚
節更好士多技藝善弈碁為中興第一遷中書郎帝
欲以為中書令導固讓後之除將軍魏郡太守加
給事中領兵鎮石頭導薨去官起為後將軍復鎮

石頭轉吳國會稽內史加散騎常侍卒贈中軍將軍
謚曰憲

洽字敬和導諸子中最知名與荀羨俱有美稱弱冠
歷散騎中書郎中軍長史司徒左長史建武將軍吳
郡內史徵拜領軍尋加中書令固讓表疏十上穆帝
詔曰敬和清裁昔令昔為中書郎吾時尚小數呼見
意甚親之今所以用為令既機任須才且欲時時相
見共講文章待以友臣之義而累表固讓其違本懷
其催洽令拜苦讓遂不受升平二年卒於官年三十
六子子珣珣

均字元琳弱冠與陳郡謝玄為桓溫掾俱為溫所敬
重嘗謂之曰謝掾年四十必擁旄杖節王掾當作黑
頭公皆未易才也均轉主簿時溫經略中夏竟無寧
歲軍中機務並委均焉文武數萬人悉識其面後討
袁真封東亭侯轉大司馬叅軍琅邪王友中軍長史
給事黃門侍郎均兄弟皆謝氏壻以猜嫌致隙太傅
安既與均絕婚又離珉妻由是二恠遂成仇讐時希
安旨乃出均為豫章太守不之官除散騎常侍不拜
遷秘書監安卒後遷侍中孝武深杖之轉輔國將軍
吳國內史在部為士庶所悅徵為尚書右僕射領吏
部轉左僕射加征虜將軍復領太子詹事時帝雅好
典籍均與殷仲堪徐邈王恭郗恢等並以才學文章
見昵於帝及王國寶自媚於會稽王道子而與均等
不協帝慮晏駕後怨隙必生故出恭恢為方伯而委
均端右均夢人以大筆如椽與之既覺語人云此當
有大手筆事俄而帝崩哀冊謚議皆均所草隆安初
國寶用事謀黜舊臣遷均尚書令王恭赴山陵欲殺
國寶均止之曰國寶雖終為禍亂要罪逆未彰今便
先事而發必大失朝野之望况擁彊兵竊發於京輦
誰謂非逆國寶若遂不改惡布天下然後順時望除

之亦無憂不濟也恭迺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視君一
似胡廣珣曰王陵廷爭陳平慎默但問歲終何如耳
恭尋起兵國寶將殺珣等僅耳得免語在國寶傳二
年恭復舉兵假珣節進衛將軍都督琅邪水陸軍事
事平上所假節加散騎常侍四年以疾解職歲餘卒
時年五十二追贈車騎將軍開府謚曰獻穆桓玄與
會稽王道子書曰珣神情朗悟經史明徹風流之美
公私所寄雖逼嫌謗才用不盡然君子在朝弘益自
多時事艱難忽尔喪失歎懼之深豈但風流相悼而
已其崎嶇九折風霜備經雖賴明公神鑒亦識會居
之故也卒以壽終殆無所哀但情發去來寘之未易
耳玄輔政改贈司徒珣既與謝安有隙在東閩安
薨便出京師詣族弟獻之曰吾欲哭謝公獻之驚曰
所望於法護於是直前哭之甚慟法護珣小字也珣
五子弘虞柳孺曇首宋世並有高名

珣字季琰少有才藝善行書名出珣右時人為之語
曰法護非不佳僧弥難為兄僧弥珣小字也時有外
國沙門名提婆妙解法理為珣兄弟講毗曇經珣時
尚幼講未半便云已解即於別室與法門法細等數
人自講法細歎曰大義皆是但小未精耳辟州主簿

舉秀才不行後歷著作散騎郎國子博士黃門侍郎
侍中代王獻之為長兼中書令二人素齊名世謂獻
之為大令珉為小令太元十三年卒時年二十八追
贈太常二子朗練義熙中並歷侍中
協字敬祖元帝撫軍參軍襲爵武晉侯早卒無子以
弟劬子謚為嗣

謚字稚遠少有美譽與譙國桓胤太原王綏齊名拜
祕書郎襲父爵遷祕書丞歷中軍長史黃門郎侍中
及桓玄舉兵詔謚銜命詣玄玄深敬昵焉拜建威將
軍吳國內史未至郡玄以為中書令領軍將軍吏部

尚書遷中書監加散騎常侍領司徒及玄將篡以謚
兼太保奉璽冊詣玄玄篡封武昌縣開國公加班劍
二十人初劉裕為布衣衆未之識也惟謚獨竒貴之
常謂裕曰卿當為一代英雄及裕破桓玄謚以本官
加侍中領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謚既受寵桓氏常不
自安護軍將軍劉毅嘗問謚曰璽綬何在謚益懼會
王綏以桓氏甥自疑謀反父子兄弟皆伏誅謚從弟
謚少驍果輕俠欲誘謚還吳起兵為亂乃說謚曰王
綏無罪而義旗誅之是除時望也兄少立名譽加位
地如此欲不危得乎謚懼而出奔劉裕踐詣大將軍

武陵王遵遣人追躡謚既還委任如先加謚班劍二十人義熙三年卒時年四十八追贈侍中司徒謚曰文恭三子瓘球琇入宋皆至大官

劭字敬倫歷東陽太守吏部郎司徒左長史丹楊尹劭美姿容有風操雖家人近習未嘗見其墮替之容桓温甚器之遷吏部尚書尚書僕射領中領軍出為建威將軍吳國內史卒贈車騎將軍謚曰簡三子穆默恢穆臨海太守默吳國內史加二千石恢右衛將軍穆三子簡智超默二子鑒惠義熙中並歷顯職

蒼字敬文恬虛守靖不競榮利少歷清官除吏部郎侍中建威將軍吳國內史時年饑粟貴人多餓死蒼以私米作饘粥以飴餓者所濟活甚衆徵補中領軍不拜徙尚書領中護軍復為征虜將軍吳國內史頃之桓冲表請蒼為江州刺史固辭不拜轉督浙江東五郡左將軍會稽內史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卒於官贈衛將軍子廡歷太子中庶子司徒左長史以母喪居于吳王恭舉兵假廡建武將軍吳國內史令起軍助為聲援廡即墨經合衆誅殺異已仍遣前吳國內史虞嘯父等入吳興義興聚兵輕俠赴者萬計廡自謂義兵一動勢必未寧可乘間而取富貴而

曾不旬日國寶賜死恭罷兵符厥去職厥大怒迴衆
討恭恭遣司馬劉牢之距戰于曲阿厥衆潰奔之遂
不知所在長子泰為恭所殺少子華以不知厥存亡
憂毀布衣蔬食後從兄謚言其死所華始發喪入仕
初導渡淮使郭璞筮之卦成璞曰吉無不利淮水絕
王氏滅其後子孫繁衍竟如璞言

史臣曰飛龍御天故資雲雨之勢帝王興運必俟股
肱之力軒轅聖人也杖師臣而授圖商湯括后也託
負鼎而成業自斯已降罔不而之原夫典午發蹤本
于陵寡金行撫運無德在時九土未宅其心四夷已

承其弊既而中原蕩覆江左嗣興兆著玄石之圖垂
少康之祀夏時無思晉之士異文叔之興劉輔佐中
宗艱哉甚矣茂弘榮名枝屏叶情交好負其才智恃
彼江湖思建剋復之功用成翌宣之道於是王敦內
侮憑天邑而狼顧蘇峻連兵指宸居而準驛實賴元
宰固懷匪石之心潛運忠謨竟翦吞沙之寇乃誠貫
日主垂餌以終全貞志陵霜國綴旒而不滅觀其開
設學校存乎沸鼎之中爰立章程在乎擲風之際雖
則世道多故而規模弘遠矣比夫蕭曹弼漢六合為
家龜壘匡周萬方同軌功未半古不足為傳至若夷

吾體仁能相小國孔明踐義善翊新邦撫事論情抑
斯之類也提挈三世終始一心稱為仲父蓋其宜矣
恬珣踵德副呂虔之贈刀謚乃隕聲勲創毅之徵璽
語曰深山大澤有龍有蛇實斯之謂也
贊曰虎嘯森馳龍升雲映武崗矯矯匡時緝政懿績
克宣忠規靡競契叶三主榮逾九命貽刀表祥筮水
流慶赫矣門族重光斯盛

列傳第三十五

平書六十五



